

陰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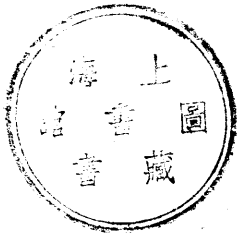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1 5686B

新時代文藝叢書

露西亞短篇集

陰 影

麗尼選譯



上海新時代書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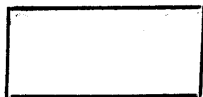
1931

011730

1931, 9, 15, 出版

初版 1 — 2000 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六角

上海武定路紫陽里

新時代書局印行

陰 影

科羅連珂



一個月零兩天已經滑過，裁判官們在雅典人民底高聲和彩之中將哲學家蘇格拉底宣佈死刑了，因為他想要破壞人民對於神靈的信仰。馬蠅之於馬，便好似蘇格拉底之於雅典人一樣。馬蠅刺着馬，使其不致睏倦，可以敏捷地就道。哲學家也對雅典底人民說道：

“我便是你們底馬蠅。我底話刺激發着你們底良心，使你們在昏沉欲睡的時候可以振興起來。別要睡着了，別要睡着了，雅典底人們；醒來尋找真理！”

人民在他們底更大的忿怒之中騷動了起來，殘忍地要求除去他們底馬蠅。

“也許他的告發者，墨勒丟斯和安尼丟斯都是錯了。”當宣告了死刑以後，市民們在離開法院底路上互相傳說着。

“但是無論如何，他底教義到底是怎樣的呢？他要幹出甚麼來呢？他創造了紛亂，他推翻了自太初以來便已成立了的各種信仰，他講說着那必被認可，被追求的新的道德，他講說着我們從來所未會知道的一種神聖。僭妄的東西，他想着他自己較之神們還要智慧哩！是的，我們還是對我們所知道的往日的的神們保持信實的好。牠們也許並不永遠是正直的，有時牠們也許會激起不正直的忿怒，也有的時候，牠們也許戰不過一種遊戲似的情慾而佔據了凡人的妻子；但是，我們底祖宗們不是因了牠們而得到了靈魂的平安麼，我們底先祖們不是正因不爲了這些神們底援助而成就了英雄的事蹟麼？如今，阿林比安底臉面已經蒼白，舊的道德已經失了承繼。這將會成爲如何的樣兒呢？

這種不敬的智慧豈不是應當永遠地撲滅的麼？”

當雅典底市民們離開那地方時，他們如此地互相訴說，蔚藍的黃昏正在沉落着。他們決心要殺掉了這個不安分的馬蠅，希望神們底顏面可以再度發出光輝來。但是——在他們底心靈之中，又幻出了那卓獨的哲學家底溫和的神態。有些市民回憶着，在波底塔亞的時候，他是如何勇敢地分担着他們底煩難與危險；在打勝了亞吉魯沙人以後，他是如何地獨自阻止着他們莫要不公平地殺去了那些將軍，而作出罪過；他是如何地獨自一人敢於提起他底聲音反對着那殺去了一千五百人的暴君，如何地敢於在街衢之上對着人們講論那牧人與羊羣底話語。

“照護着他的羊羣而留心牠們底增加的人，”他問道，“他豈不是一個好的牧人麼？或者，減削着羊羣的數目而且消滅着牠們的，這也是一個好的牧人底工作麼？一個管理者以這樣方法來對待他底子民，也是好的麼？雅典底人民，讓我們來查究這個問題！”

這位孤立的，全無防禦的哲學家底問題一經說出暴君們底臉面便變色了，青年們底眼中也煽起了正直的激昂與忿怒。

所以在死刑宣告之後離散着的時候，雅典底人們便回憶起了蘇格拉底底這些事情，他們的心中爲沉重的懷疑所緊迫着。

“我們對於蘇佛郎尼斯古斯底兒子，不是作了一件殘忍而不公的事麼？”

在那時，這些好的雅典人們又望望那海灣與海，在這黃昏的紅霞中，他們看見了去赴底羅斯神會的尖骨船的紫帆在那藍色的朋丟斯海之上放光。船在一個月終底還不得回轉，雅典人們想了起來，在這期間，在雅典城裏是不許流血的，無論是有罪或無罪的人底血。而且，一個月也有許多日子，更有無數的時辰哩。假定蘇佛郎尼斯古斯底兒子底定罪是不公平的，誰人將會阻攔地從監中逃走呢？尤其是他有很多的朋友們可以援助他。有錢的柏拉圖，愛斯基尼斯或其他的

人，去賄賂獄卒，也是很困難的事麼？那麼，這個不安分的馬蠅便可以從雅典逃走，到德沙奈底野蠻人中間去，或到伯洛朋奈休斯，或更遠，逃到埃及去也可；雅典人便再不會聽見了他的謗瀆的語言；他的死也將不會使有價值的雅典人們底天良不安，而一切的事情也將再好不過地了結了。

如此地他們在黃昏中對他們自己說着，高聲地讚揚着 Demos 和 Heliasts 底智慧，然而，私心地他們却希望着這不安分的哲學家可以離開了雅典，從毒汁裏逃到野蠻人中去，使雅典人可以不再看見他那討厭的面孔而且也可以免除他們受那良心底痛苦，加害於一個無辜的人。

自那黃昏以後，太陽從海中突起又沉沒，已經三十二度了。船已從底羅斯回來了，悲哀地垂了布帆，停在港裏，似乎是羞慚於牠底故鄉之城土。月亮在天空不放光明，海上高罩着沉重的霧，在山上，燈光從朦朧之中射了出來，似乎是犯了重罪的人底眼睛。

堅強的蘇格拉底並不容恕這些好的雅典人底天良

“我們分別了！你們回家，我受死”，在死刑宣告了以後他對裁判官說着。“我底朋友們，我不知道我們中間誰人選擇了那更好的命運。”

當船兒轉來的時期已經迫近了的時分，許多市民便開始覺得不安了。那個固執的好漢真地要死麼？他們開始去激動愛斯基尼斯，費多和其他蘇格拉底底弟子們底天良，想促使他門去爲他們底先生再想些兒方法。

“你們會讓你們底先生死去麼？”他們以一種帶刺的聲氣詰問着。“或者你們是捨不得幾文錢去賄賂獄卒麼？”

克利托請求蘇格拉底逃走，並且訴說外人在責難着他底弟子們沒有友誼，祇有貪吝，但是，一切祇是無效。自我意志的蘇格拉底並不承受他底弟子們和雅典好人們底好意。

“讓我們來查究，”他說道。“設若事理之來，我應當逃走，我當然逃走；我應死，我當然是要死的。讓我們記取我們所曾說過的話語——智明的人無需畏懼死，他只需畏懼欺騙。當我們自己底定律是與我們相合的時候，我們便遵守，不合的時候則抗拒，這是對的麼？設我底記憶不曾欺騙了我，我相信我們曾經說過這些事情的，不是說過了的麼？”

“是的，我們曾說過，”他底弟子回答。

“我想在回答上一切人都是應當一致的麼？”

“是的。”

“但是或許對別人是真的，對我們則未必是真？”

“不是的，真理於一切人都是一樣的，連我們也在內。”

“但是，或許是當我們應死而不是別人應死的時候，真理便變成了非真理麼？”

“不是的，蘇格拉底，在任何情形之下，真理終竟是真理的。”

當他底弟子同意於他底每個前提以後，蘇格拉底便微笑了而推出他底結論。

“設若是這樣的，我底朋友，我不是應當死麼？或者我底頭腦已經變得很脆弱了，再也不能夠得出一個合論理的結論來麼？那麼，便請改正我，我底朋友，而且指正我底失路的頭腦以正當的道路。”

他底弟子以外衣蔽着臉面，轉向一邊。

“是的，”他說道。“現在我明白了你是要去受死的。”

在黃昏裏，海在這兒和那兒簸播着，在重霧之下悲哀地吼嘯，在悲慘的驚亂之中怪異的風微微的吹動着船隻的布帆；市民們在街上相遇，互相問道：“他死了麼？”他們底聲音之中畏懼地顯露着他還未曾死去底願望；那時那覺悟了的天良之第一次底呼吸，正如風暴之第一次預兆一樣地感觸了雅典人們底心田；似乎是，神們底臉面也皆因為羞慚而幽暗了——正在這個黃昏太陽沉落的時候，這個自我意志的人便飲了

他底死之杯！

風更猛烈地吹了，在大霧的圍幕中更緊緊地將全城包蓋，發怒地撕打着那停在港中的船隻底桅帆。愛林葉斯唱着牠們底憂鬱之歌，直入雅典市民底心中，並且在他們底胸中煽起那後日壓服了蘇格拉底底告發者的大風波。

但是在那時候，最初的不安之發動却仍然也是不確定而且亂雜的。市民們比以前更發覺出了蘇格拉底底罪過，因為他不能給他們滿意而逃到德沙奈去；他們也惱了他底弟子們，因為在近幾日來他們穿着黑色的哀服在街上到處跑走，這是活活地對於雅典人民底一種非難；他們也遷怒於裁判官，因為他們沒有那種意識與勇氣去抵抗騷亂的民衆們底盲目的憤怒；他們甚至於也抱怨於他們底神了。

“給與你們，神們呀，我們來獻上了這個祭禮。”
許多人如此說着。“來享受罷，你永不滿足者。”

“我不知道我們中是誰人選擇了那更好的命運！”

蘇格拉底底那些話語又回復到他們底記憶中來了，那些他對裁判官和在法庭聚集的人們所說的話。現在，他祇寂寂地靜靜地，躺在獄裏他底大衣之中，然而在全城却已經滿佈了哀悼，恐怖與羞慚了。

他又變成了這全城底擾亂者，雖然他自己本身是再也不與這個擾亂相干。馬蠅已經被殺却了，然而他却比以前更銳利地刺着人們——別睡着了罷，今夜別睡着了罷，雅典底人們！別要睡着了！你們作了一件不正直的事，一件殘酷而不正直的事，這是永遠也不可以抹煞去的！

二

在這些悲哀的日子，將軍生諾風，蘇格拉底底一個弟子，正偕着他底萬人軍在遠遠的地方，於各種危險之中尋找着他底歸來他親愛的故土的道路。

愛斯基尼斯，克利多，克利多布魯斯，費多和亞坡羅多魯斯，都在忙着籌備那謙虛的葬禮。

柏拉圖正燃着他底燈，伏在羊皮紙上；哲學家底這個最得意的弟子正在忙着記載那使這聖人在後半生著名起來的各種事蹟，言語和教訓。沒有一種思想會被遺露，這位大智人所發現底大真理，照耀着未來的世代底道路正如黑暗中的火把。

除此以後，蘇格拉底另外還有一個弟子。不久以前，暴燥的克特西布斯乃是雅典青年中最為輕浮而祇尋求享樂的，他以美為他底唯一的神，而崇拜着克利里亞斯為其最高的模範。但是當他一認識了蘇格拉底以後，一切對於享樂底希求和輕浮的心意，便都離開他了。當別人在克利里亞斯之前代取了他底地位時，他也祇淡然視之。他在蘇格拉底底身上所發現的思想之美德和精神之和諧，似乎較之克利里亞斯底美德的形式與和諧的面貌，更能動心百倍。以他底暴燥性格底一切力量，他儘是繫念着這個擾亂了他底純潔的心靈底平靜的人，而他底心也開始懷疑了，如同橡樹底新芽接受着春日的和風一樣。

現在，先生已經死了，他無論是在自己底家庭，在街頭底緊迫着的沉寂，或在友朋和同輩的弟子們中間，他都找不着安靜。家庭底神和人們底神，都使他激起了深深的厭惡。

“我不知道，”他說，“你們是否是那些千萬世代所焚香獻祭底最良的神；我僅知道是爲了你們底緣故盲目的羣衆們熄滅了那清白的真理底火把，爲了你們底緣故，而犧牲了那人間最偉大，最良善的一個！”

克特西布斯幾乎是聽見了街衢與市場仍然在反應着那不公平的罪狀底叫喊，他又回憶起了在這個地方，人們是如何地高喊着要殺害那些戰勝了亞吉魯沙人的將軍們，而蘇格拉底是如何地獨自一人反對着裁判官底野蠻之定罪與羣衆底盲目的憤怒。但是現在，當蘇格拉底自己需要一個保護者時，却沒有一個人來以同樣的力量爲他辯護。克特西布斯痛責着他自己和他底朋友們，因爲這個緣故他甚且要逃避了一切的人

——設若可能，也連他自己。

黃昏的時候他走向海邊去，但是他底憂傷却更其猛烈了。奈留斯底悲傷的女兒們，似乎是在這兒那兒起伏着，痛哭着雅典人中最好的一個人底死去和這瘋狂的城市底愚妄。海浪打着岸邊底崖石，發出了沉痛的怒罵。牠們底澎湃底聲響好似葬禮底輓歌。

他轉了過來，離開了海岸，再向前走，也不望他前面底道路。他忘却了時間與空間和他底本身，祇是滿心痛痛地思想着蘇格拉底。

“昨日他還存在，昨日他底溫和的語言還仍然可以聽見。爲什麼今日他便不存在了？啊，夜呀，啊，濃霧圍罩中底高山呀，啊，以自己底生命而動作着底起落的海呀，啊。你背負着無限的世界之呼吸於你底羽翼之上底不靜的風呀，啊，你點綴着如飛的雲頭底星天呀——將我移向你們那兒去啊，將這個死亡底神祕向我揭開啊，設若你們是明白這個神祕的。設若你們不知道，那麼，便請給與我這無知的靈魂以你們底

崇高的冷漠呀，將我從這些痛苦的問題中移去啊。沒有回答，甚至於沒有回答的希望，我便再也沒有力量將這些問題背負在我底心胸呀！因為，如今蘇格拉底底嘴唇已在無盡的沉默之中封閉了，而那無盡的黑暗又在他底眼皮之上覆蓋了，還有誰來回答這些問題呢？”

克特西布斯如此地向着海與山痛哭，向着那黑夜痛哭，黑暗的夜，追隨着牠底不變的步趨，不停地，不可見地，罩着那沉睡的世界。已經過去幾個鐘頭了，克特西布斯向上一瞟，想看看他底脚步無意識地將他引到了甚麼地方來。一種黑暗的恐怖攫住他底靈魂，當他向他底身週四望。

三

似乎是那無盡的夜底不可知的神們聽見了他底虔誠的禱告。克特西布斯四圍一望，不能認識他所在的地方。城裏底光早已爲這黑暗所撲滅了。海底吼嘯在

遠遠的地方消失了去；他底不安的靈魂，甚至於回憶不到他曾聽見過那種嘯吼了。

沒有一種聲音打破這深沉的默寂——沒有夜鳥底悲啼，沒有羽翼底轉動，沒有樹葉底沙響，也沒有流泉底嗚咽。祇有深祕的鬼火在岩石各處閃動，片片底閃光，全無聲息，在那巉峻的岩峯之上出沒。這短促的光亮，更加重了夜底黑暗；垂死的光封閉了那蜿蜒長蛇似的山峽所穿過的死底荒原之輪廓，而在那野地底朦朧之中升起於那巖石底高處。

一切常來這綠色的森林，急流的溪水和山谷的快樂的神們，都好似永遠從這荒原之中逃走了。祇有潘神，偉大而神祕的潘神，正在這大自然底濛混底附近之處躲藏，似乎以牠底訕笑的眼光追逐着那渺小的蟻，那在短時期以前還要僭妄地明瞭那世界與死底祕密的蟻。黑暗的與無意義的恐怖壓倒了克特西布斯底靈魂。海底風暴也如此地湮沒了岸上底崖坡。

是夢麼，是現實麼，或者不可知的神聖之顯示麼

？克特西布斯感覺得在一刻之後他便要踏入了生命底門檻，他底靈魂將要融化於那無際的，不可知的恐怖之海洋，在這黑暗而風暴底夜晚，如雨點之消溶於那灰暗的海浪之中一樣。但是在這個時候，他突然地聽見了似乎與他相熟的聲音，在那片片的閃光之中，他底眼睛認出了人底狀貌。

四

在崖坡上面坐着一個深深地絕望的人。他罩着一件大衣在他底頭上，而且灣曲着身體直到地面。另外有一人形輕輕地迎上他底面前來，謹慎地向上面爬着，小心地一步一試足。第一個人現出了他底臉面，驚呼道：

“我方才所看見的就是你麼，我底好蘇格拉底？是你在我的身邊走着這無歡樂的地方麼？我在這兒待了多少時辰還不知道白日何時可來將黑夜解脫了去。我在這兒老是等着黎明，然而却祇有虛空。”

“是的，我是蘇格拉底，我底朋友，你，你不是前我三天死去的愛比底亞斯麼？”

“是的，我是愛比底亞斯，往日是雅典城最爲富足的製革匠，如今却是最受苦的奴隸了。現在我第一遭兒明瞭詩人底言語：我甯做這世間的奴隸，不願爲陰暗的地府底君王。”

“我底朋友，設若你現所在的地方於你不很相宜，你爲甚麼不移動一回，到另外的一個地方去呢？”

“啊，蘇格拉底，我真奇怪你——你怎麼敢在這個全無歡樂的幽暗之中遊蕩呢？我——我坐在這兒不勝其憂愁，痛泣着這瞬息的生命底歡樂。”

“愛比底亞斯，我友，我，和你一樣，也是陷入於此種幽暗之中，當那人世底生命之光一經從我底眼前撤去以後。但是一種內在的聲音告訴我：‘踐着這個新的道路罷，無須遲疑，’於是我便行了。”

“但是你向那兒去呢，啊，蘇佛郎尼斯古斯底兒子？在這兒沒有道，沒有路，甚至於連一線的光明也

沒有；祇有崖石濃霧和幽暗的濃混。”

“的確的。但是，我底愛比底亞斯，你既然已經感覺了這種悲慘的現實，你可曾問過你自己在你現在的情勢中甚麼是最為痛苦的事呢”

“無疑地是那可怕的黑暗了。”

“那麼，我們便應當尋求光明。或許你在這兒便可以得到一個大的定律——凡人皆須在黑暗之中尋求光明底來源。你不以為如此去尋求較之長坐在一處更好麼？我——是那麼地以為的，所以我便繼續前行。再見罷！”

“啊，好蘇拉格底，不要拋棄了我！你在這地府底無道路之混濛中以你的脚步前行。祇讓我握住你的衣裳之一摺罷——”

“設若你也以為那是好的，那麼，便隨我去罷，愛比底亞斯，我友。”

兩個暗影向前行着，克特西布斯底靈魂，在沉睡之中從他底凡軀飛了出來，追隨着他們，專心地貪聽

着那清楚的蘇格拉底底言語底音調。

“你是在這兒麼，好蘇格拉底？”那雅典人底聲音又可以聽見了。“你爲什麼沉默呢？談談話兒路便易得走了。我指赫古魯斯而發誓，我從不曾走過這樣可怕的道路呀。”

“說出問題來罷，愛比底亞斯我友！一個尋求知識的人底問題可以攜來回答，並且產生談話出來。”

愛比底亞斯持了一會沉默，於是，在將思想緊了一緊以後，問道：

“是的，那是我所要問問的——告訴我，我可憐的蘇格拉底，他們至少給你行了一個好的葬禮麼？”

“我真抱歉得很，愛底比亞斯我友，我不能滿足你的好奇心。”

“我知道，我可憐的蘇格拉底，雖然是減少了一個字碼，你却也是無能爲力的，因爲我却完全不同呀！啊，他們是如何埋葬我呀，他們是如何熱鬧地埋葬

我啊，我底可憐底同路飄流者！我想到我死後底那幾刻可愛的時光，我仍有極大的快樂。起先，他們浴我，用最好的香膏塗我。於是，我底忠實的拉麗沙便以最精織的衣裳穿在我底身上。城中的最善哭的女人將頭髮都哭散了，因為應許了她們以極高的價錢，並且在家裏的屋頂上，他們還放了個油瓶——黃銅做的，美麗的，有花的手把底瓶兒，除此，還有一個小瓶——”

“住了，愛比底亞斯我友！我相信忠實的拉麗沙為她的愛情用去了幾個 Minas，可是——”

“不算客人底飲酒，恰恰是十個 Minas 和四個 Drachmas。我真想不到一個最富足的製革匠會要到他的先人靈魂之前，而誇耀着這些人間底盛事哩。”

“愛比底亞斯我友，你以為金錢，對於那些現在還活在雅典城的窮人們，較之對於現時的你，不更為有用麼？”

“承認呀，蘇格拉底，你是以嫉妒在說話呢。”

愛比底亞斯回答着，不安了。“我是對你很抱歉的，不幸的蘇格拉底，雖然，在我們中間，你底命運實際上是你應得的。我在家裏不祇一次曾說過一定要給那你傲慢的行爲以一個了結，因為——”

“住了，朋友！我想你是要推得結論了，我怕你會從正路上迷失了。告訴我，我底好朋友，你底不定的思想是想說些甚麼呢？”

“我想說，在我底良心之中我是爲你抱歉的。一個月以前，我親自在大會之前攻擊你，但是實際上我們喊得高聲的人却沒有一個想到是要降給你如此大的一件不幸的。相信我，現在我是更向你抱歉的，不幸的哲學家！”

“我感激你。但是告訴我，我底朋友，你可看見在你的眼前有了光明麼？”

“沒有，那種黑暗倒反在我的面前，使我要問我自己這是否奧古斯所管轄的陰暗之國度。”

“那麼，這個道路之於我，也是像於你一般地黑

暗麼？”

“正是的。”

“設若我不曾錯誤了，你豈不還是握住着我底衣裳之皺摺麼？”

“也是真的。”

“那麼，我們不是同在一個地位麼？你看你底祖先們並沒有急急地來以你底豪富底葬禮爲慰樂。那麼，我們中間又有甚麼分別呢，我底好朋友？”

“但是，蘇格拉底，神們會使你底理性那麼地糊塗，這種分別你也不能明白麼？”

“朋友，設若你底地位於你更明瞭，那麼，將你底手給我，你來引導我罷，因爲，我可以指狗發誓，是你要我在黑暗之中走前的。”

“別奚落人罷，蘇格拉底！別開玩笑哩，別將你自己，你那無神的人，來與一個在牀上好好死去的人相比——。”

“呀，我相信我已經開始了解你了。但是，告訴

我，愛比底亞斯，你還希望再到你底牀上去享受一時麼？”

“啊，我並不想。”

“曾經有一個時候你不是睡在你底牀上的麼？”

“是的。那是當我以半價從亞吉西洛斯贖買貨物之前的時候。你看，那亞吉西洛斯確實是一個加料的滑頭——”

“啊，別管那個亞吉西洛斯罷！或許他又以四分之一的價錢從你底寡婦那兒將貨物買了回去的。那麼，我說你祇是在部分的時間中享有你底牀位，不是對的麼？”

“是的，你是對了。”

“那麼，我，我死的時候，也曾在部分的時間享有了我底牀。普洛特烏斯，那監中的好獄卒，他借給我一時的。”

“啊，祇若我知道了你底談話底用意，我便不得來回答你底狡猾的問題了。在赫古奈斯之前，這種的

悔慢是不會受聽從的——他將他自己來和我比較！哼
我可以用兩句活來給你一個了結，設若是——”

“這就說出來罷，愛比底亞斯，無用害怕。語言
不會比毒汁更能毀滅我的。”

“是的，那便正是我所要說的。你這不幸的人，
你是法庭判罪而死的，你是飲了毒汁而死的！”

“但是那是在我受死之日，甚至於許久以前我便
已知道的。你呢，不幸的愛比底亞斯，告訴我，你是
因為甚麼死的呢？”

“啊，至於我，那便不同了，完全不同了！你知
道，我是腹部生了腫脹病。從科林斯請來了一個重價
的醫生，他應允我兩個 Minas 可以將我醫好，並且還
預支了一半的錢。我怕拉麗莎在這些事上沒有經驗，
將另外的一半也給與他去了——”

“醫生並沒有踐實他底應允麼？”

“正是。”

“那麼，你便因這腫脹病而死去了麼”

“啊，蘇格拉底，相信我，三次這病要將我征服了，終於，牠滅息了我底生命之火焰啊！”

“那麼，告訴我——死於腫脹病可以給你大的快慰麼？”

“啊，壞東西蘇格拉底，別和我開玩笑呀。我告訴你，牠三番兩次要征服了我哩。我呻吟着好似屠夫刀下的小牛，我請求巴賽愈快愈好地將我底生命之線絲割斷了去。”

“那於我並不奇異。但是，你是從甚麼地方證明了你之死於腫脹較之我之死於毒汁更好呢？毒汁祇在一刻兒便將我結果了哩。”

“我知道，我又落到你的圈套裏了，你狡猾的罪人！無論和你說多少話，但我却總是不會遷怒於我底神們的，你這神聖習俗之破壞者呀。”

兩個人都沒有作聲，沉寂又管領了他們所處的地方。但是過不一會兒，還是愛比底亞斯來開始談話。

“你爲甚不說話呢，好蘇格拉底？”

“我底朋友，不是你自己要求沉默麼？”

“我並不驕傲哩，對於那些比我還更壞的人，我也很客氣的。別要讓我爭吵了。”

“我並沒有和你爭吵哩，愛比底亞斯我友，也不願說任何羞辱你的事情。我祇是慣於以比較的方法來求得事物底真理。我底地位我是不明白的。你以爲你底地位是更好，我很高興要知道是爲什麼更好。另一方面，尋求真理也並不會傷害你，無論牠是任何形式。

“好罷，再別要談這些了。”

“告訴我，你害怕麼？我並不以爲我現在所有的感覺可以說是害怕。”

“我是害怕哩，雖然我較之你那與神歧異的人有更少害怕底原因。但是，你也以爲，將我們遺棄於這個混沌之中的神們，是欺騙了我們底希望麼？”

“那祇看是一種怎麼樣的希望，你想從神們求得

甚麼呢，愛比底亞斯？”

“啊，啊，我想從神們求得什麼！你所問的是如何奇怪的問題呀，蘇格拉底！設若一個人，一生祇獻祭，在死的時候也有一顆虔敬的心，並且也沒有過分的行爲，神們至少也可以打發一個人，至少是一個小點兒的神，來引導他底道路。……這個又使我回憶起了一件事。許多次數，當我在作着皮革生意時，我祈求着好的運氣，我應許黑默斯以牛犢——”

“你會否得到運氣呢？”

“啊，是的，我得過運氣的，好蘇格拉底，但是——”

“我知道，你沒有牛犢。”

“呸！蘇格拉底，一個富足的製革匠沒有牛犢麼？”

“現在我明白了。你有運氣，也有牛犢，但是你却祇將這些來爲你自己，赫默斯並沒有得着什麼。”

“你真是個聰明人呀。我時常是這般說的。我許

了十次願，但我却祇實行了三次，而且我也沒有分別地祭奉其他的神們。設若你也是這麼樣的，或許，那便是我們現在為神們所遺棄的緣故麼？真的，我曾叫拉麗莎在我死後獻上一整個白牛的大祭哩。”

“但是那祇是拉麗莎底事情，然而，是你，愛比底亞斯我友，曾經應許的。”

“那是實在的，實在的。但是你，好蘇格拉底，無神如你，你也能較我這畏神的製革匠和神們弄得更
好麼？”

“我友，我不知道是弄得更好或更壞。起初我祇獻祭而不曾設誓。後來，我也不獻上牛犢，也不設誓了。”

“怎麼，一個牛犢也不獻上麼，你不幸的人？”

“是的，朋友，設若赫默斯要靠我底祭禮為生，我怕他會瘦得可憐了。”

“我明白了。你不是做牛羊生意的，所以你便獻上他種生意的物品——或許是個把 Minas 的你底學生

所給與你的東西。”

“你知道，朋友，我並不從我底弟子們要索學錢，我的生意連供給我自己也不夠。神們怎能依賴於他們所計算錯誤了的我那食物之可憐的殘片。”

“啊，你謗神者，和你相比起來，我可以驕傲於我底虔誠了。神們呀，看這個人罷！我有時雖曾欺騙了你們，但是有時我也將我底幸福的生意底剩餘來和你共分。那雖未獻上一切的人與這個全不獻上的謗神者相比，却還算獻上了許多哩。蘇格拉底，我看你還是最好一個人走去罷！我恐怕同你一道兒使我在神們底眼中也得罪了。”

“隨你底意罷，好愛比底亞斯，我指狗發誓，並沒有一個人要強迫誰來和他同伴。放了我底衣裳之皺摺罷，再會。我一個人走好了。”

蘇格拉底以堅確的脚步向前走去，然而，還是一步一試足。”

但是，他後面的愛比底亞斯馬上便喊了：

“等着罷，等着罷，我底好同伴的人，別要將一個雅典人丟棄在這可怕的地方呀！我祇是說笑呢。把我所說的事當作笑談罷，別要走得那麼快了。我真奇怪你在這種鬼域的黑暗之中還能看見事物。”

“朋友，我已經使我底眼睛習慣於這個了。”

“那便再好也不過。然而我仍然不能同意你從不會獻祭給與神們。真的，我不能，蘇格拉底，我不能。可尊敬的蘇佛郎尼斯古斯當然在你底幼時曾好好地教過你，而且你自己也曾參加過禱告會的。我曾見過你。”

“是的。但是我時常愛檢查我們底一切動機，但祇承認那些經過了考查以後而還可以證明是合理的。所以有一天我對我自己說道：蘇格拉底，你是在這兒禱告阿林比安了。但是你爲甚麼要向他們禱告呢。”

愛比底亞斯笑了。

“真的你們哲學家們有時也不知道回答那最簡單的問問呢。我祇是一個無學的製革匠，在我底一生，

我從沒曾研究過甚麼詭辯術，但是我却也能知道我爲什麼要敬奉阿林比安。”

“趕快告訴我罷，使我可以知道到底是爲甚麼。

”

“爲什麼？哈！哈！那真太簡單呢，你聽明的蘇格拉底。”

“唯其是簡單便更好了。但是不要將你底智慧向我隱藏罷。告訴我——一個人爲甚麼要敬神呢？”

“爲什麼？因爲每個人都是這麼做的。”

“朋友，你是很能知道的，並不是每個人都敬神。說‘許多人’豈不是更確當麼？”

“很好的，許多人。”

“但是，請告訴我，做邪惡事的人們，豈不是要比做正直事的人們更多麼？”

“我想是那樣的。我們可以找出比好人更多的壞人來。”

“所以，設若你隨從多數，你便是在做着邪惡的

事，而不是做着正直的事了！”

“你說的什麼？”

“我沒有說，是你說的呀！但是我以為人們敬奉阿林比安，並不是多數的人是崇拜他們。我們應當找出另外的一個更合理的論據來。或許你的意思是說他們值得敬奉麼？”

“是的，很對。”

“好。但是，這兒便又引起一個問題了：他們為什麼是值得敬奉的呢？”

“因為他們底偉大。”

“啊，似乎很是這樣的。或許我可以馬上同意於你了。祇是還須待你來告訴我，他們底偉大是包含在哪兒的呢？那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呢，不是麼？讓我們一道兒來找出這個回答罷。荷馬說道，不敬神的亞奈斯，當被巴拉斯亞德奈投了石頭打倒在地時候，他底身體覆蓋了一所七個清晨始才可以走完的地面。你看那是如何寬大的一個面積呀！”

“那兒便是偉大之所在麼？”

“我也是這樣想哩，我友。這兒又引起了另外的一個問題。你可記得，那力士底奧凡德士麼？他高出於人們一整個腦袋，然比利克奈斯則還不比你大呢。但是我們說誰個是偉大呢，比利克奈斯，或底奧凡德士？”

“我看，偉大也並不是在於身量之大小。在那方面，你所說的是對的。我很喜歡我們可以同意起來。然而，或許所謂偉大是在於德行吧？”

“當然的。”

“我也是那麼地想。”

“那麼，我們應當跪拜誰呢？小的拜大的，或有大的人拜那些壞東西呢？”

“答案是很分明的，無須我說。”

“我也是那般想的。現在，我們還要對於這件事來查究一下兒。老實告訴我罷，你曾用箭殺卻了別人底兒女麼？”

“那當然無須說，我從沒有！你以為我有那麼壞麼！”

“我相信，你也未曾誘惑過別人底妻子？”

“我是一個正直的製革匠，一個良好的丈夫。不要忘却了這個呀，蘇格拉底，我請求你。”

“你從不曾作過畜生般的事，因為你底情慾而給你底拉麗莎以機會去向你所蹂躪過的婦人和她底兒女們報仇？”

“你真的是向我發怒麼，蘇格拉底！”

“但是或許你會從你底父親奪來了你底遺產，而將他置之於獄？”

“從不曾！為什麼要問這些侮辱人的問題呀？”

“等着，我底朋友，或許我們兩人可以同得一個結論了。告訴我，一個作了我所說的那些事的人，你將以他為偉大麼？”

“不，不，決不！那種人我將叫他為混蛋，我將在街衢上對着裁判官挑起公衆底控告來反對他。”

“那麼，愛比底亞斯，你爲什麼不在街衢之上控告着齊烏斯和阿林比安呢；克羅魯斯底兒子與他自己底父親開戰，而且滿心都是對於人類底女兒的獸慾，使赫娜對那些無辜的處女們報仇。他們兩個豈不是將伊拉齊俄斯底不幸的女兒變成了一隻普通的母牛麼？亞波羅不是以他底箭殺死了李俄伯所有的兒女們麼？加倫留斯不是偷盜過牛羣麼？那麼，愛比底亞斯，設若少有德行者應當敬拜多有德行者，你便不應當向阿林比安建築祭壇了，反之他們應當來祭祀你。”

“不要褻瀆了，你不信的蘇格拉底！不要做聲罷！你怎敢來裁判神們底行動呢？”

“朋友，一種更高的威權已經裁判他們了。讓我們來查究這個問題罷。神聖底記號是什麼呢？我想便是你所說的德行底偉大。那麼，這個偉大豈不是人類底一種神聖的火花麼？但是當我們以我們底微小的人類底德行爲準來攷查神們底偉大，而我們度量者却要較他們受量者更偉大了，如是，神聖底原理之本身便

排斥了這些阿林比安了。但是，那麼——”

“甚麼，那麼？”

“那麼，愛比底亞斯我友，他們便不是神，祇是騙人的幻象，夢想底創造。是不是？”

“呀，這便是你底談話所要得的結論呀，你赤足的哲學家！現在我明瞭了他們所說你的話確實是真的。你正如一條以牠底怪狀來俘虜着人們的魚兒一樣。你想俘虜了我，而混亂我的深信的心靈、而使其發生懷疑。牠已經對於齊烏斯底敬仰在開始搖動了。你一個人去說罷。我再也不會回答了。”

“不要發怒哩，愛比底亞斯！我不願意將罪惡加諸於你。但是，設若你已經討厭於我底論辯，不願其得到一個合乎論理的結論，那麼，便讓我向你述說一個米奈丟斯底青年的寓言。寓言是可以使心裏平靜的，而那種消遣也不能說無所補益。”

“說罷，設若你底故事不是很長的，而且其用意

也是好的。”

“牠的用意是真理，愛比底亞斯我友，而且我也力求其簡短。往日，你知道，在古時，米奈丟斯為野蠻人所包圍了。被捕的青年人中，有一個是地方底市民中最為賢明，最為善良的人底兒子。他底貴重的兒子得了一種重病，而變得失了知覺。他為人遺棄了，拋在外面好似無價值的勝利品一樣。在夜晚底死寂中，他回復了知覺。在他底上頭，羣星燦爛着。四圍都是沙漠；遠遠的地方，他聽見了兇猛的獸類們底叫號。他一個人獨自地。

“他是完全地獨自的，而且，除此，神們還從他取去了他底過去的生活底回憶。徒然地他問着他底腦海——然而牠却黑暗而空虛正如他所在的這個荒寂的沙漠一樣。但是，在那遠遠的某處，在他底理性所幻出的那濛混而模糊的形象之後，飄起了他底失去的家庭底思想，那人間底最善者底形象之模糊的現實；在他底心中回響着‘父親’這個字兒。你以為，這個青

年底命運，不是和全個人類底命運很相似的麼？”

“怎麼呢？”

“我們豈不都是覺醒在地上底生命之中而同時又有另一家鄉底濛混的回憶麼？那偉大的不可知者底形象豈不是在我們底心靈之前飛翔着麼？”

“往前說下去罷，蘇格拉底，我在聽呢。”

“那青年甦醒了，爬了起來，小心地向前走，想脫離一切的危險。經過了許多底飄蕩，他底一切氣力幾乎全用盡了，那時，他望見了在那遠處的深霧中有一團光照耀着黑暗，驅除着寒冷。一種微弱的希望又爬上了他底無力的心靈，他父親底家庭底回憶又在他底心中覺醒了。青年向着光明走去，叫道：是你呀，我底父親，是你呀！”

“那到底是他底父家麼？”

“不是，那祇是野蠻的游牧人民過夜的地方。所以在許多年中，他過着被虜的奴隸底痛苦的生活，祇是在夢中始可以看見那遙遠的家鄉，安息在他父親底

懷裏。有時候，他用他底無力的手腕努力地由死的泥土或木或石之中，作出那永遠地飛翔在他底面前的臉面與形象，甚至於有時候，當他倦了，他便抱着他自己底手製造的東西，向牠祈禱，眼淚濕透了他底偶像。然而，石頭却仍祇是冷的石頭。當他一年一年地長大以後，這青年便將他底創造物毀滅了，這些東西於他，已經好像是他底永遠的夢幻底卑劣的毀謗。最後，命運將他推到了一個善良的野人面前，這野人探問他底永恆悲哀底原因。當這青年將他靈魂底希望與仰慕信托了給這野以後，野人，一個聰明的人，便說道：

“設若你所說的那種人和那種國度當真是會有的話，這個世界也會好起來了。但是你是以什麼標記來辯認你底父親呢？”

“在我底國度理，”青年回答道，‘他們崇敬着智慧與德行，而仰望着我底父親如其師傅。’

‘好罷，很好，’野人回答，‘我相信你父親底

教誨底精華一定還是存留在你心中的。所以，持起你底漂流者底柺杖，繼續着你底道路罷。去尋找完全的智慧與真理，當你找得了牠們時，你便將你底柺杖丟去一邊——那兒便是你底家鄉與你底父親。

“於是青年人在天一破明的時候便動身了——”

“他尋得了他所尋求的人麼？”

“他仍然是在尋求，他見過了許多的國度與城市。他知道了陸上底一切道路；他行經了風暴的海洋；他考查遍了天上的星斗底路徑，一個外方的人也可以藉此來引導他底無限的沙漠的長途。每一次旅行着他底懨倦的路途，當在他底眼前黑暗之中燃起了歡迎的燈火時，他底心兒便跳動得快了，而希望也爬入他底靈魂之中。‘這便是我父親招待遠人的屋子，’他想到。

“當有愛客的主人來歡迎這懨敗的旅人，而給與他以家庭的和愛與福樂時，青年便會跪到地下，深情地說道：‘我感謝你，我底父親！你還認得出你底兒

子麼？’

“也有些人預備要收他爲兒子哩，因爲那時底小孩子們常常是被拐帶走了的。但是，在第一次的熱情之一閃過去了以後，青年便發覺了有不完滿的跡痕，甚至於還可以說是壞。於是，他便要開始以正義與非正義底問題來研究，來考查他底主人了。於是，馬上他們又被驅逐到他那冷寂的億敗的道路了。不止一次，他對他自己說道：‘我將停留在這最後的一個家庭，我將保持我最後的信仰。這正是我底父家。’

“知否，蘇格拉底，或許這是最明哲的事呢。”

“他有時也是這般想，但是愛追究的習慣，和對於父親的複雜的夢想，却不能給他安甯。一次，再次，他從腳上打下塵土；一次，再次，他又握住了他底拐杖前行。多少的風暴之夜晚，他在外面無處投宿。你以爲這個青年底命運不是和人類底命運相似麼？”

“爲什麼呢？”

“人類不是試驗着他們底兒童似的信仰，而在尋

求着不可知的時候懷疑於牠麼？他們不是將他們底父親象徵於樹木，石頭，風俗與傳說麼？於是，人們又發覺了那種形式底不完全，破壞了牠，而又在這懷疑的沙漠之中繼續着他們底游蕩。往往總是爲的要求一件更好的事物——”

“啊，你狡猾的聖人，現在我明瞭你底寓言之用意了！但是我可以當面告訴你，設若在這個幽暗之中祇要有一線底光明射了進來，我也不會以這些不必要的問題來試驗我底主了——”

“朋友，光明已經在發亮了，”蘇格拉底回答着。

五

哲學家底言語似乎發生了效力。在天空底遠處，射入了一條光芒，好似彗星底發怒的尾巴，在山間消逝。第二，第三，又繼續地射來。在那黑暗之後，光明的神靈似乎是在飛翔，一個大的神祕似乎是將要顯示了。生命底氣息似乎是在吹動，某種大的典禮似乎

是在進行着。陰影降落着，愈變愈厚，昏暗的雲頭滾成一團，又分開，互相追趕着、無際地，不停地。

一條青色的光從一個遠處底高峯降落到深深的谷裏；雲頭升了起來，罩住天頂。

光芒隱沒了，更遠更遠地退了去，似乎是逃出這個陰影與恐怖底深谷。蘇格拉底站着，悲哀地觀望。愛比底亞斯偷偷地望了望那山峯，滿了恐怖。

“看呀，蘇格拉底！你看那山上是甚麼？”

“朋友，”哲學家回答，“讓我們來查究我們底地位。既然我們是在行動，我們無論如何會要到達一個地方，既然人世底生存定有一個界限，我相信這個界限一定是在兩個起始之分點中可以獲得。當光明與黑暗戰鬥着的當兒，我們便應求得我們底奮鬥之冠冕。既然思想底能力還沒有從我們奪了去，我相信那給以思想之權柄的神聖者底意思，是要我們自己來查究我們的奮鬥之目的。所以，愛比底亞斯，讓我們以尊嚴的態度，超過了雲端，去歡迎那黎明底來到。”

“啊，我友！假使那便是黎明，我還是不如忍耐這漫長的無歡之黑夜罷，因為牠到底還是靜的，是平安的。你不以為我們底時間在這種講學式的談話之中過去得還很好麼？然而，現在我底靈魂已在這將要來到的風暴底前面戰慄了。任你怎麼說，但是這在我們之前的却無論如何也不是死寂之夜底平常的陰影哩。”

齊烏斯投擲了一條閃光到那無底的深谷。

克特西布斯向上望那山峯，他底靈魂幾為恐怖所冰化了。阿林比安諸神底龐大的形象聚合在山上成為了一團。最後的一線光芒射入了那黑雲與濃霧底地界，如同一種微弱的記憶一般地消逝了去。風暴已要臨近了。黑夜底威權又在昇長。黑色的形象罩滿了天空。在那中心之處，克特西布斯可以看出那萬能的克羅魯斯之子，為光輝所圍罩。年老的神們底陰沉的形象，憤怒地，奮激地，圍繞着牠。如羣羣底鳥兒在黃昏之中飛翔，如塵土底旋風為暴風所追逐，如秋日底落

葉爲波里亞斯所鞭打。無數的小神們成大隊地飛舞着，據滿了空間。

當雲頭漸漸地由山峯昇上了去，擲下了一種黑暗的恐怖來包圍着地上，克特西布斯便跪下了。他承認，在這可怕的時刻，他底先生底一切推演與結論他都忘却了。他底勇氣墜落了，恐怖佔據了他底靈魂。

他祇是聽着。

那先前沉寂的地方回響着兩種聲音，一種是那諸神之首底有力而恐怖的聲音，一種是一個凡人底軟弱的聲音。風聲由山坡上將這聲音傳到克特西布斯曾離開了蘇格拉底的地方來。

“你是，”雲中底聲音如此說着，“你是那謗神的，與天地底諸神們作對的蘇格拉底麼？從來沒有一個人可以如我們這般快樂，這般不死，但是，自從你在地下興起了不信與懷疑以後，我們便這麼久地在這黑暗之中過日了。在你底聲音沒曾在那往日那般可愛

的雅典城中發出以前，我從不曾被這樣沉重的濃霧所圍罩。你爲什麼不尊從你父親蘇佛郎尼斯古斯底命令呢？那個善良的人雖曾作過一點兒小的罪惡，尤其是在他年少的時候，但是，在補償方面，我們也時常享受他底獻祭之馨香——”

“住了，克羅魯斯之子，你解決我底疑難罷！我能夠了解你爲甚麼要更愛那尋求真理底胆怯的虛僞麼？”

這個問題一經發出，岩石便戰慄着，有一種霹靂底隆隆之震撼。風暴底預先的呼吸散佈了在遠遠的山峽之中。羣山仍然在戰慄着，因爲那站在牠們上面的神人也仍然是在戰慄。在黑夜之不寧的靜寂中，祇有遠遠的嘆息可以聽到。

在地底中心，被連鎖的底坦似乎在克羅魯斯之子底暴怒之下不斷地呻吟着。

“你現在是在哪兒，你不敬的問難者？”阿林比安底譏笑的聲音突然地發了出來。

“我在這兒，克羅魯斯之子，還在原來的塊方。除了你底回答以外，甚麼也不能將我從這兒移走。我是在等待着。”

雷聲在雲端吼嘯着，如同一個野獸驚覺了李比安獵戶底無畏的攻擊底勇敢一樣。不幾刻以後，聲音又從空間之中滾了下來：

“蘇佛郎尼斯古斯之子！你在地上煽起了許多的懷疑思想，致使你底懷疑的雲頭甚且臨到了阿林布斯了，你還不以為滿足麼？真的，多少次數，當你在街衢，在學院，在公園發表着你底議論時，於我則似乎是你已經將地上底一切祭壇全都毀滅了，塵土從那兒直冲到山上我們這兒來了。那麼樣兒，你還不滿足麼！現在，在我底面前你還不肯承認神們底權力——”

‘齊烏斯，你發怒了。告訴我是誰給與了我那個‘魔鬼’，他在我底終生向我言說，迫着我不停地去尋找真理呢？

神祕的沉默在雲端中管轄。

“不是你麼？你不作聲？那麼，我便要查究這件事了。神聖底初始無論是從你流出的，或是從其他任何人流出的。設若是從你流出的，我便將牠攜來以給你獻祭。我呈獻我生命底成熟的果子，你自己所點燃的星火底火焰！看罷，克羅魯斯底兒子，我保留了我的禮物，在我底心之深處生長了你所種植的種子。那正是我底靈魂之火焰，當我用自己底手捻斷了我底生命之線絲時，牠便在我底心中燃燒。你爲什麼不接受牠呢？你是要我把你當作一個可憐的先生，年齡阻止了你使你看不見你底弟子是在順服地遵從你的命令麼？你是誰，要命令我將那照耀了我底一整生的火焰熄滅了去呢？自來我底生命便是爲這聖潔的思想之第一線照射着的。太陽並不對星光說：‘熄滅了罷，讓我可以升起。’太陽升起了，星光底微弱的光亮便爲那遠遠的，遠遠的強烈的光線所消滅了。白日並不對火把說：消滅了罷；你干預了我。白日一來，火把便祇是出煙，但是再不光明了。我所問難的神聖並不是

像你一樣地懼怕懷疑的。神聖是如同白日，如同太陽，牠們自會發光，不必要熄滅了其他的光明。我所尋求的神，是那能對我如此說的神：‘飄行者，將你底火把給與我，你再不需要牠了，因為我便是一切的光明之源泉。你真理之尋求者，將你底懷疑之微小的禮物放在我底祭壇上，因為我便是牠底解決。’你若是神，便請聽我底問難罷。沒有一個人曾殺掉他自己底兒女，而且我底懷疑還祇是那真理底永遠精神之一部份。”

四圍，天上底火焰撕裂了那黑暗的雲頭，從那怒吼的風暴之中又回響來了那有力的聲音：

“你底懷疑是要幹甚麼的，你傲慢的聖人？你排斥着謙虛，人間德行底最美之裝飾！你棄絕了易信的單簡底可親的歸宿，而來此懷疑底沙漠中飄遊。你已經看見了這些有生之神們所曾離去的死亡之空間。你能夠走過牠麼，你在那可憐的神聖褻瀆之中爬行着的不值一物的小蟲？你也會明白你所不敢祈求的不可知

之神聖麼？你自討苦吃的敗壞的聖壇的糞坑底掘討着，你或許是那要建築新的聖殿之大匠麼？你底希望是根據在甚麼地方？你否定了舊的神們，而沒有新的神們來相代替。不可解釋的疑惑之永遠的長夜，沒有生靈之死寂的沙漠——這便是你底世界，你可憐的小虫，你怒噬着這純潔心靈之逃避所的生存之信仰，你將這世界變成了一片死寂的荒蕪。現在，你在甚麼地方，你不值一物的，瀆謗神聖的聖人？”

甚麼也不能聽見，祇有那有力的風暴在空間之中怒吼。雷聲消失了，風倦起了牠底翼，雨底旋流，從黑暗之中溪水般地流出，如同不斷的眼淚之洪水，以不可克制的憂愁之水災來恐駭着，要吞食了，湮沒了這個世界。

克特西布斯以爲他底先生已經被征服了，那無畏的，不甯的，問難的聲音將會永遠沉默。但是，不幾刻後，那聲音又從同個地方發了出來。

“你底話語，克羅魯斯的兒子，較之你底雷電更能擊中這個目的點。你所投擲於我底恐怖的靈魂之中的思想時時糾纏着我，有的時候，我底心兒似乎要在這種不可忍耐的痛楚的重擔之下破裂了。是的，我棄絕了那易信底簡單之可親的歸宿。是的，我看見了那有生之神們所曾離去的地方是為永遠的疑惑底黑夜所圍罩。但是，我却無有懼怕地行去，因為我底‘魔鬼’照引着我底道路，一切的生命之神聖底開始。讓我們來查究這個問題罷。馨香的祭禮不是以那給與生命者之名而在你底壇上獻奉的麼？你偷盜了屬於別人底東西。不是你，却是別人，是值得於易信底單簡的。是的，你對了，我並不是大匠。我並不是新的聖殿之建築者。我並不能從地上建立起那未來的信仰底光榮的建築達到天間。我祇是在掘討着破壞底糞坑。但是我底良心告訴我，克羅魯斯底兒子，掘着糞坑的工作對於將來的聖殿也是必要的。當有一日，那傲然而尊嚴的大廈將會在聖潔之地建築起來，新的信仰之神聖

在上面安置了他底寶座，我，這卑微的糞坑掘討者，也可以走上他那兒，說道：‘這兒便是我，我不停地在那不信之中爬行。當在黑暗與塵埃之中，我沒有時候將我底眼睛由地上升起；我底腦中祇有將來的建築底模糊的概念。’你能夠否認我麼，你正直者，正直的，真理的，偉大的人！”

沉默與驚異在空間之中管轄。於是，蘇格拉底，提高了他底聲音，繼續地說道：

“陽光降臨到污濁的池塘，那輕浮的水氣，便離開了那沉重的泥土，昇起了到陽光之中，在以太之中銷鎔了，分化了。以你底陽光你接觸了我底滿了灰塵的靈魂，牠便仰望着你，你不可知者，你名字叫作神祕的人！我尋求你，因為你是真理；我努力要到你，因為你是正直；我愛你，因為你是愛；我為你而死，因為你是生命之泉源。你要否認我麼，啊，你不可知者？我底苦悶的疑惑，我底真理之熱烈的追求，我底艱難的生命，我底自動的受死——接收着這一切罷

，當作一個無血的祭禮，當作一個祈求，當作一個嘆息罷！銷鎔了牠們，如同那不可限量的以太銷鎔那水蒸的霧氣一樣！接受着牠們，我所不知名的人，不要使那我所行經的黑夜之鬼怪來阻止了到你那那兒，到永遠的光明之道路！開一條路罷，你蒙蔽了黎明之正光彩的暗陰！我告訴你，我底人民之諸神，你們是不直的，沒有正直便沒有真理，祇有幻象，夢想底創造物。得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我，蘇格拉底便要來探索一切的事物了。昇起罷，你死之沉霧，我要走到我所終身追尋着的那人那兒去了！”

雷聲又爆裂了——一個短而促的雷聲，似乎那捶已從那打雷者底無力之手墜落了下來一般。風暴的聲音從山間戰慄着，沉鬱地在那山峽之中響動，而在山崖之下消逝了。另外的奇異的聲音又在那兒回響着。

當克特西布斯驚異地向上一望，有了一個奇怪的異象，沒有一個凡人底眼可曾看見的。

黑夜消逝了。雲頭上昇了去，神們底形象昇浮到那青天之中，好似禮服底邊緣底黃金的裝飾。英偉的形象在那遠遠的岩石與深谷之中閃耀。愛比底亞斯，他底小小的身材，可以看見是站在那岩石巉峻之邊上，伸出了他底兩手向着牠們，似乎是在請求那些消失着的神們給他底命運作一個解決。

一個山峯現在已從神祕的雲霧之中清明地伸了出來，燦爛着好似火把在暗藍的山谷之中一樣。克羅魯斯之子，那打雷者，再也沒有坐在上面了，其他的阿林比安也都不見。

蘇格拉底獨自一人站在那高天之下的陽光中。

克特西布斯清白地意識着有一種神祕的生命底激動從自然之中顫動着，甚至於搖動了草的葉子。

一種呼吸似乎將那溫柔的空氣也騷動了，一種有奇異的和諧之聲音在響動着，一種不可看見的脚步可以聽到——那光明的黎明底脚步！

在那光明的山峯上有一個人靜靜地立着，無聲地神游着，伸出了他的兩手。有一種有力的衝擊在活動。

一會兒，一切齊皆消逝了，一個平常的白日底光明照耀在克特西布斯的醒來的靈魂上。在這吹給了他以一種不可知的生命底呼吸的自然的顯示以後，天上出現了那可怕的黎明底紅光。

在深深的沉默之中，哲學家底弟子們靜聽着克特西布斯底奇異之故事。柏拉圖打破了沉默。

“讓我們來查究這個異夢與其意義罷，”他說。

“讓我們來查究罷，”其他的人也應和着。

一九二八年，十月譯。

信

號

迦爾洵

西米揚·伊凡諾夫是一個護路夫。他的小屋離開一邊的鐵路站有十里，離那邊的一個有十二里。四里路外有一所前年新開的紗廠，高高的烟囪，從樹林的背後，黑魆魆伸了出來。四圍所有的居所，祇有其他的護路夫的一些小屋。

西米揚·伊凡諾夫的健康，是已經完完全全地破壞了的。九年以前，在整個戰爭之中，他都是在一位官長那兒當個僕人。太陽會燒烤着他，風寒會冰凍着他，飢餓會恐慌着他，在這種寒暑雨曬之中，每日還須被強迫着跑四五十里的路途。槍彈曾在他的週圍鳴嘯着，但是，感謝上帝，一個也不曾打傷他。

西米揚的隊伍曾經上過火線。一整個星期之中，

他們與土耳其軍總是不斷地衝突着，兩個敵軍中間，祇有一個深深的山谷隔離；從早到晚，都有連續的槍聲，彼此射擊。西米揚每日三次背着一個汽水壺的茶和他的官長的餐食從營中的火房，直到山谷中來。槍彈在他的身週長嘯着，擊觸着岩石作大響。西米揚恐怖得利害，有時並且大叫，但是他却仍然前進着。官長們都很喜歡他，因為他時常為他們備辦得有極熱的茶噓。

從征戰回來之後，他的四肢雖然沒有打斷，但是因為得了風濕症的緣故却已經有些癱跛了。自此以後，他感受了不少的苦痛。回到家來，知道他的父親，一個老年的人，與他四歲的兒子都已死去。西米揚獨自與他的妻子同住着。他們不能作許多的事情。風濕症的殘廢手脚，是頗難耕種的。他們不能再在鄉村住了，所以他們便離開這兒，動身到新的地方去尋找運氣。他們在沿克爾生與唐希契拉一帶的鐵路上住了幾時，但是沒有找得甚麼機會。於是，妻子便去另找工

作，他仍然繼續着向前走去。恰好有一次，他坐在機車的上面，在某一個站口裏遇着了一個與他面熟的站長。西米揚望着站長，站長也望着西米揚，他們就彼此認出來了。他曾在西米揚的隊伍之中當過一個官長。

“你是伊凡諾夫麼？”他問。

“是的，大人。”

“你怎麼會跑到這兒來的呢？”

西米揚便把一切都告訴給他了。

“你到哪兒去？”

“不能告訴你呢，先生。”

“蠢貨！甚麼叫作‘不能告訴你’！”

“那意思就是我所說的呢，大人。我沒有甚麼地方可去。先生，我還必須去追找一點兒工作呢。”

站長望着他，想了一想，便對他說道：“看哪，朋友，暫且在這個車站裏住下罷。你已經結婚了，我想。你的妻子在甚麼地方？”

“是的，大人，已經結了婚的。妻子現在卡斯克，一個商人那兒幫工。”

“好罷，寫信叫你的妻子到這兒來。我可以給她一張免票。這兒有一個護路夫的位置出缺了。我為你向總局長說說罷。”

“我將永遠感激你的大恩哩，大人，”西米揚回答。

他在車站裏住着，在火房幫幫忙，砍些柴木，掃一掃庭院，並且清理月台，兩個星期後，他的妻子便來了。西米揚便坐了一乘手車到他的小屋那兒去。這間小屋是一間新的，而且也極暖和，柴火又多，要多少有多少。往日的護路夫們，還遺留了一所小菜園，在鐵道的隄路上面，還有約半Dessiatin的耕種了的田地。西米揚快活極了。他開始想作些農務的事情，想購買一頭牛，一皮馬。

他們發給了他一切必須的供應——一面綠旗，一面紅旗，紅綠提燈，一個吹的角，鐵鏈子，螺旋起子、

，尖頭的鐵挺子，鐵剷子，長釘，短釘，掃帚等；他們並且也發給他兩本章程與一張行車時刻表。起初，西米揚整夜地不能睡覺，祇把時刻表細心地記誦着。在車子還未到來的兩句鐘以前，他便要走向他的地段去，坐在他的小屋前面的板檯上面，看着這些鐵軌是否在動搖，並且細聽着有否火車隆隆的聲音。雖然他在讀書方面，祇能死死地一字一字照字母拼出，但是這些章程，他甚至於也是細心地讀熟了的。

那正是夏天的時候，工作並不很利害；沒有雪可掃，而且那條路上的行車也不很多。西米揚時時到他的地段去察視着，把各處的螺旋上好，把路底弄得平平的，檢查着水管，然後始才回家裏去幹他自己的事情。祇有一件不稱心的事件，便是他無論要作一點點兒細小的事，也必須先得着巡查員的許可。西米揚和他的妻子，甚至於也開始厭煩起來了。

兩個月過去了，西米揚開始認識他的隣居，他的兩旁的些護路員。一個是一位很老的人，當局方面常

常是想要辭退的。他很少的時候會走出他的小屋子。他的工作常常是他的妻子去代他做了。另外的一個與車站較近的護路員，是一個年青的人，瘦削，但是也很強壯。在他們兩人的小屋的中途，他與西米揚第一次相會了。西米揚脫帽行禮。“願你健壯，隣居的朋友，”他說。

隣居向他側目一閃。“好麼？”他回答了；於是便逕直地轉了過去，又走開了。

後來，他們的妻子們也會面了。西米揚的妻子與她的鄰居白日裏是在一處的，但是她也不會說很多的話。

有一次，西米揚對她說道：“年青的婦人，你的丈夫不很愛談話哩。”

那婦人起先不會說甚麼，後來才答道：“但是，他有甚麼可以說的呢？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事情。走你的路罷，上帝與你同在。”

然而，約莫一月後，他們也互相熟識了。西米揚

總是與華西尼走到鐵道上去，坐在水管上頭，抽烟，並且談論到他們的生活。多半的時候，華西尼總是保持着沉默，祇西米揚一人談講着他的鄉村與他所曾經歷的戰爭的情形。

“在我的少年，我曾有不少的悲哀，”他總是這般說着；“天知道我。上帝不曾給我幸福，但是，他設若要給我甚麼，也便由牠罷。便是如此的，朋友華西尼·斯德巴尼克。”

華西尼·斯德巴尼克在鐵條上把他的烟管的烟灰敲去，站了起來，說道：“在生活之中跟隨着我們的，並不是幸運，祇是一些人類。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再還比人類更殘忍的動物了。狼不會喫狼，然而人却真的是會把人來吞殺了的。”

“呵，又來，朋友，莫那樣說罷；狼也喫狼的呀。”

“這種話我也曾想過的，而且還說過。但仍然都是一樣，再也沒有甚麼比人還殘忍。他們都是因為有

了邪惡，有了貪慾，始才得以生活。每一個人想刺你至死，嚙咬你而且把你喫去了。”

西米揚想了一會兒。“兄弟，我還不大明白，”他說道；“到底是如你這般所說，或者，這也是上帝的意思。”

“更且或者，”華西尼說，“我與你說話，完全是耗廢時間呢。把一切不幸的事都推到甚麼上帝，自己祇坐着忍受，兄弟，這簡直可以說不是一個人，祇是一個畜牲。這便是我所要說的了。”他轉了過去，走開了，連“再會”也不說一聲。

西米揚也站立了起來。“喂，鄰居，”他叫道，“你怎麼使起性子來了？”但是他的鄰居並不回望，祇向前走去了。

西米揚呆望着他的鄰人，直到他在轉彎的間隔之中，看不見人影的時候始才轉回他回到家里，對他的妻子說道：“雅尼娜，我們的鄰居是一個壞東西，並不是一個人。”

然而他們並不爭嚷。他們再遇着的時候，也是討論着同樣的個題目。

“呵，朋友，設若不是因爲人是緣故，我們也不至於在這些怪小的屋子之中摸索着了，”有一次華西尼說着。

“便是在這些怪小的屋子之中摸索着，又怎樣呢？也並不很壞哩。你也可以在裏頭居住得呀。”

“在裏頭居住得，真的！噢，你！……你真是活得多，學得少，看得多，見得少。各處小屋中的些貧苦的人們，他們的生活是怎麼的呵？食人者會把你吞食了呀！他們吸取了你的生命的血液，而當你老了的時候，他們便會把你拋走，和撒着喂豬的糠皮一樣。你賺幾個錢？”

“不多哩，華西尼·斯德巴尼克——十二盧布。”

“我，十三個半。爲甚麼呢？照公司的規程，我們應當得到十五盧布，還有柴火，燈油。誰人決定你祇能得十二個盧布，而我也祇得十三個半的呢？問你

自己罷！而且，你也可以說一個人祇這點兒小數目就可以生活麼？你應當明白——這不是一個半或者三個盧布的問題——即如他們每月給足十五個盧布，也不算甚麼。我上月在這站上，管理員從這兒經過。我見了他。我有那個尊榮。他坐了一個特別的車廂。他走出來，站在月臺上。……我不會在這兒久住的；我要到別的地方去，無論甚麼地方，直往前去便是了。”

“但是你到哪兒去呢，斯德巴尼克？一個人去麼？便在這兒住着好罷。這兒你有一所屋子，也還暖和，而且還有一小塊田地。你的妻子也還是可以作工的。”

“田地！你去看看我那塊田地。一根青苗也沒有——甚麼也沒有。春天，正當巡查員來的時候，我曾種了點兒白菜。他說道：‘這是甚麼？你爲甚麼不報告上來？你爲甚麼不得允許便如此做了？掘了起來，連根都一齊都爬去！’他是醉了。別回他是一句話也不得說的，但是這一回却觸惱了他了。罰金——三盧布！……”

華西尼沉默了一會兒，弄着他的烟管。於是，便又輕輕地加上了一句：“稍過一些時我便要給他個對不住罷。”

“你的性子燥呢！”

“不是，我的性子一點兒也不燥。但是，我想着，而且說着真實的話罷了。是的，他也應當從我這兒來嗅一嗅殘忍的意味罷。我要去向總局長告狀去。那時我們再看罷。”華西尼真的向總局長告狀了。

有一次，總局長來巡查這條路線。三日後，從聖彼得堡有重要的人物將要出來，從這條路上經過。他們是出來調查的，所以在他們出發以前，一切的事情都是應當弄得清清楚楚的。沙石都鋪好，路底也要弄平，枕木都要小心地察視過，釘子也都細心地釘起，螺旋也都上好，車站也重新油漆過，並且下令，在十字路上，都須撒上黃沙。鄰屋的那婦人，把她那老人喚起，去把那野草割掉。西米揚也足足忙了一整個星期。他把每一件事都弄得如意，把他的Kafan補好，

把他的黃銅盤子，洗擦得晶亮。華西尼也極其苦心工作。總局長坐着搖車來了，四個人掌着搖手的兩頭，使六個輪子轟轟地響。搖車一點鐘跑二十里，但是輪子却總是軋軋地叫。搖車到了西米揚的小屋，他跑出來，以一種兵士的形式報到。一切都顯得是新修理完好的樣子。

“你在這兒久麼？”總局長問着。

“是五月二日來的，大人。”

“好罷，謝謝你。還有第一百六十四號屋子住的是誰？”

交通巡查員（他與總局長在搖車上一道兒來的）回答道：“華西尼·斯比尼多夫。”

“斯比尼多夫，斯比尼多夫……呵！是你在去年曾做一個報告發過的那人麼？”

“是的。”

“好罷，我們要見華西尼·斯比尼多夫。向前走罷。”工人們握下搖手，車子便又向前走去了。西米

揚望着 並且想道：“他們與我的鄰居，定會弄出一點兒亂子來的呵。”

兩點鐘以後，他出發去值班。他看見有個人沿着鐵路走來了，頭上好像有白色的東西。西米揚開始注意地觀看。那便是華西尼。他手中拿着一條棍子，肩上背着一包東西，兩頰用手巾綁着在。

“你到哪兒去？”西米揚喊着。

華西尼走得很近了。他面色蒼白，白得如同白粉，眼中望去也極其野橫。幾乎是塞住了喉頭似的，他呻吟着道：“到城中去——到莫斯科——總局裏去。”

“總局？呵，你是去告狀的，我猜想。算了罷——華西尼·斯德巴尼克，忘記了罷。”

“不是的，同伴，我決不忘記了。時機太遲了。看罷！他打我的臉打得出血了。一直到我死，我也不得忘記的。這樣的事情我是不得放棄的。”

西米揚握住了他的手。“算了罷，斯德巴尼克。我是在給你好的忠告呢。你這麼樣子，事情也弄不好

的。……”

“事情弄不好！我自己知道我是不會把事情弄好的。你是相信命運的人。設若我也如此，許是好一些的，但是，我自應當爲着正義而爭鬥。”

“但是，請你告訴我，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

“怎麼樣？他把甚麼也都檢查到了，從搖車下來，又到屋子裏來巡閱。我早知道他必定是要查得很嚴的，所以我已經一切都弄得很有秩序。他正要去的時候，我便開始來控告了。他馬上便喊叫道：“這兒是政府方面的調查事件，他却把菜園的事情拿來控告。這兒來的都是樞密院的顧問官員，你却把那種白菜的事情來煩擾我！”我老實有些不耐煩，說了幾句——並不很多，但是，這個便激怒了他了，他便打我的臉面。我呆了；我沒有作甚麼，正如他所作的全部是對的一樣。他們去了；我才清白過來洗清了我的臉，跑了出來。”

“屋子裏的事怎麼辦呢？”

“我妻子在那兒住着在。她可以看理着物件。他們的這些鐵路，不用管牠罷。”

華西尼站了起來，收拾他自己。“再會，伊凡諾夫。我不知道我在公司裏可能找得着一個聽人我的控告。”

“你真是要步行去嗎？”

“在車站上我想去碰一輛貨車搭去，明日我便可以到莫斯科了。”

兩便鄰人彼此祝告着再見。華西尼這些時都缺職了。他的妻子日夜代他工作着，她從不曾睡覺，而且因為等待着她的丈夫回來，已經是困倦極了。第三日，委員們便來了。一輛機車，行李車，與兩輛頭等客座；但是華西尼却仍沒有回來。第四日，西米揚去看華西尼的妻子。她的臉已因哭泣而腫漲了，她的眼睛也哭紅了。

“你的丈夫回了麼？”他問。但是這婦人祇能以她的手做着手勢，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便又走去了。

西米揚從兒時起便已經學會以一種的蘆葦來作笛子。他常常把葦桿的心子燒空，在必要的地方鑽些眼孔，鑽穿以後，便把一端安一個口吹的地方，音節是調和得極好的，無論何種的情調，用這種笛子都可以吹得出來。他在閒時便做出了許多這種的笛子，由他的貨車上司機的朋友們，帶到到城中的市場上去出賣。每一隻這樣的笛子，可以得到兩個戈比。委員們來了之次日，他便留下他的妻子在家中照料六點鐘的車子，出到樹林中去砍些葦棒子回來。他直走到他的地段的終點——在這兒，鐵路便急銳地轉彎了——便走下了隄坡，穿入到山下的樹林之中。離這兒半里的地方，有一個大的池塘，池塘的週圍都是生長着可以做那笛子的極好的蘆葦。他滿砍了大捆這種的葦梗，便動身回家了。太陽已經墜落得很低，在這死死的沉寂之中，祇有鳥兒的喃喃的聲音可以聽到，與他脚下的死林葉之聲響。當他迅速地行走着的時，他似乎模糊地聽到鐵的擊觸的鏗鏗，他便加倍地跑快了他的脚步。

在他的地段裏，並沒有甚麼修路的事情。是甚麼緣故呢？他從那樹林之中浮現出來，鐵路的隄身在他的前面立着；在上面有一個人是在那路底的上面潛伏着的，正在急急地弄甚麼事情。西米揚靜靜地爬上那兒去。他想着是有人在轉着那保護着鐵道的螺旋。他注視着，那人也站起來了，手中持有一把尖頭的鐵槌。他已經放鬆了一根鐵條，所以車子便必然會向一邊斜倒的。一層惡霧在西米揚的眼前迷漫了起來，他想喊叫，但是喊叫不出。那正是華西尼！西米揚爬上了隄坡，華西尼便急促地拿着槌子與起子滑向那邊去了。

“華西尼·斯德巴尼克！親愛的朋友，轉來罷，將那槌子給我。我們可以把鐵軌敷好，沒有人會知道的。轉來罷！不要教你的靈魂受罪。”

華西尼並沒有回望，祇是藏沒於那個樹林之中。

西米揚站立在那被燬了的鐵道的旁邊，他拋下了他的那細葦條子。有一次車已經到時候了，不是貨車，正是一次客車。他沒有甚麼東西可以止住來車，

沒有旗號。他不能把這鐵條再還原，而且赤手也不能把釘子釘好。祇必須跑，絕對地必須跑回屋裏去取些器具來。‘上帝救援我！’他呻吟着。

西米揚開始向着他的小屋飛跑。他喘氣不來。但是仍然向前跑去，不住地跌倒着。他已經跑過了樹林；他離開他的小屋祇有幾百尺了，一點也不多，但是，正當此時，他聽見了遠遠的工廠的汽筒的聲音——六句鐘了！兩分鐘內，第七次車便屆時了。‘呵，天呵！憐恤無辜的靈魂罷！’西米揚在他的中心，看見了機車的左輪接觸了放鬆了的鐵條，把那些沉睡的人們震動着，傾側着，把他們分裂了，震得粉碎了——正在那兒，有一個彎轉，隄身高及七十尺，機身便要巔仆下了——三等車廂會要衝塞了起來……小孩子。現在都是坐在車中的，怎麼夢見得這危險呵。‘呵，天呵！告訴我怎麼做去罷！……不能，不能，跑回屋子又跑回來，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西米揚不再向着屋子跑去，但却轉了回來，比以

前跑得更快。他跑得幾乎是機械地，盲目地；他自己不知道甚麼事情將要發生。他很快地跑向那毀壞了的鐵路那兒，他的草條在那兒躺成一堆。他彎身下去，不自知地搜取了一條，便再又往前跑去，他覺得似乎車子已經到了。他聽見了遠遠的汽笛聲；他聽見了鐵軌的幽靜的，平勻的震動；但是，他的氣力已經消耗盡了，他再不能前跑了，而到了離開那可怕的地方六百尺遠的時候，他便停止了。於是，一種意念便來在他的腦中，簡直如同一線的光明一樣。把他的帽子拔起來，從裏面拿出了一條棉製的肩巾，從他的長統靴子的上部，把刀子取了出來，他向自己畫了十字，呻吟着道，‘上帝祝福我。’

他把刀子插入了左手的肘部上頭；血迸了出來，流成一條熱的溪流。在這個血流之中，他濺濕了他的肩巾，摸干淨了以後，便把牠繫在草捧的上面，而舉出了他的紅旗了。

他站立着搖動他的紅旗。車子已經可以望見了。

機車手一定不會望見他——車定要於近來的，一列沉重的車輛在六百尺以內，是不可以帶得住的。

血仍然繼續地流着。西米揚緊壓着他的傷口的兩邊，要把牠們合口起來，然而血流仍然還不減少。顯然地，他已經把他的手臂殺得很深了。他的頭部開始暈眩，黑點子開始在他的眼前跳舞，於是一切便成爲黑暗的了。他的耳朵之中在響動。他不能看見車子，或者聽見牠的聲音。祇有一種思想佔據了他。‘我不能再支持了。我將要倒下，旂號也要墜落了；車子會從這兒走過去。援助我呵，呵，天呀！’

一切都在他的面前變成黑暗了，他的心也渺茫了，他的旂號也墜落了；但是，血染的旗號，却還幸不會落墜到地下。一隻手擒着血旗，舉了起來使來車可以看見。機車手看見了，關閉了停輪表，汽力也保存了起來。於是全車便驟然靜止。

人們跳出了車廂，集成羣羣的。他們看見一個人無知覺地倒在路上，全身都被血液浸透了，另外有一

人站在他的身旁，以一個棍子頂着一塊血染的破布。

華西尼看遍了週圍。於是，低下了頭，他說道：

“綁起我罷。是我把那鐵軌拉開了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譯。

忍耐着罷，上帝有眼睛的 托爾斯泰

在佛拉地米城住着有一個年青的商人，叫作伊凡·狄米德里支·亞克西俄洛夫。他有兩個鋪店，並且自己也有一洞房屋。

亞克西俄洛夫是一個俊秀，頭髮美麗而鬢曲的人兒，非常滑稽而且很愛歌唱。當他還是十分年少的時候，他曾縱過酒，唱得過多時也是愛亂鬧的；但是一結了婚以後，他便完全不飲了，除了消閒地喝喝以外。

在一個夏天，亞克西俄洛夫要往尼茲尼市場去。當與他的家庭告別的時候，他的妻對他說道，“伊凡·狄米德里支，今天不要動身罷，我得了一個夢，於你很不好。”

亞克西俄洛夫大笑了，說道：“你怕我到了市場就會放飲吧？”

他的妻答道；“我不知道我怕些甚麼；我所知道的祇是我得了一個不好的夢。我夢見你從城裏回來，當你把帽取去的時候，我看見你的頭髮很白了。”

亞克西俄洛夫又大笑了。“那正是一個幸運的預兆，”他說。“看罷，我定然可以把我的貨物全賣了，並且從市場上想給你一些禮物。”

他向他的家庭說了再會，便驅車去了。

當他走到半途的時候，他遇見了一個他所認識的商人，他們一同趕上一個旅店去過夜，他們一同用了茶，便在相連的房間中去睡了。

亞克西俄洛夫本不愛起遲，而且還高興趁天氣還不很熱的時候便趕路，所以天還未明他就叫醒了他的馬夫，叫他架馬。

於是，他便過到店主那邊去（他住在後面的茅屋裏），付清了他的賬，繼續他的旅途。

他走過了約莫二十五哩的時候，便停止着喂馬。亞克西俄洛夫在路店前休息了一會兒。便走入那門間，叫了一缸熱茶，取出了他的琵琶開始彈奏。

忽然地，一乘車子鈴兒噹噹地驅來了，一個官員下車，兩個兵士跟隨着。他走上亞克西俄洛夫，開始詢問他，問他是甚麼人，從甚麼地方來的。亞克西俄洛夫餘裕地還答他了，並且說道，“你們可以同我一道兒喝會茶麼？”但是那官員却祇徑直地詢他，問道，“你昨晚在甚麼地方過夜？你是一個人呢，或許還有一個商人一道兒？你今早看見了那個商人麼，你爲甚麼要在天明之前便離開了旅店？”

亞克西俄洛夫奇怪爲甚他們要問這些事情，但是他却把所遇見的事盡皆直述了，並且又說道，“你們爲甚麼要盤詰我，似乎把我當作了賊人或匪類呢？我是因爲我自己的事而出外來的，你們並無問我之必要。”

於是，那官員，叫齊了兵士，說道，“我是這一

區的警察長，我問你，因為昨夜和你同住的那個商人已經發覺是被刺死了。我們要搜查你的行李什物。”

他們進了屋子。兵士們與警察長解開了亞克西俄夫的行李，並且搜查着。驟然地，那官長從一條口袋裏抽出了一柄刀子。大聲呼道，“這是誰的刀？”

亞克西俄夫望了，看見了一柄血蹟的刀從他的口袋中抽了出來，不禁駭住了。

“這柄刀上怎麼會有血蹟呢？”

亞克西俄夫盡力想回答，但是他却說不出一句話來，祇有吃吃地道：“我……不知道……不是我的。”

於是警察長說道：“今日早晨那商人已經被發現是喉頭被刺的，死在牀上。能夠作這種事的祇有你一人。屋子是在裏面上鎖的。而且裏頭也沒有另外的人。這兒血蹟的刀子又是在你的口袋中，你的面貌與神情已經顯露出你來了！快快供出你怎麼殺了他，你到底偷了多少錢？”

亞克西俄洛夫發誓他不曾做這事；他說自從他們一同喫了茶以後他便不曾看見那個商人；他說他除了他自己的八千盧布以外便再沒有別的錢，而且那把刀子也不是他的。但是他的聲音却是嘶的，他的臉是白的，而且恐懼地戰慄着正如他真是犯了罪的一樣。

警察長命令着兵士將亞克西俄洛夫綁了起來，將他放在車上。當他們綁着他的兩腳，將他拖到車上時，亞克西俄洛夫祇自己畫着十字，並且哭泣。他的錢與貨已經被沒收了，而且他自己也被送到那最近的城中去囚禁着。於是在佛拉地米便有官場來查問他的品行。城中的商人與其他的居民都說，在往日的時候，他是愛飲酒並且遊蕩，但是他却是一個很好的人。於是審判便來了：他被定罪為謀殺了一個黎雅參的商人，並且搶奪了他的二萬盧布。

他的妻便在絕望之中了，她不知道要去信賴誰個。她的兒女們還是十分的小；一個還是她懷中的嬰孩。將他們一齊都帶着，她來到她丈夫坐監的城中。起

初，她不能夠被准許去見他；但是經過了許多的請求，她才從官員們那裏得到了應允，於是他們便帶她到他那兒去了。當她一看見了她的丈夫穿着囚衣，戴着鎖鍊，與強盜，罪人們關在一起，她便昏倒了，而且許久始才回復知覺。於是，她才將她的兒女們牽了攏來，坐在他的身邊。她告訴他家裏的事情，並且問他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他將一切都告訴她了。她問道，“我們現在能夠如何做呢？”

“我們應當上書皇上，不要使一個無辜的人滅亡了。”

他的妻告訴他，她已經上了一個請求書，但是沒有被接受。

亞克西俄洛夫沒有回答，祇是非常沮喪的樣子。

於是他的妻說道：“我夢見了你的頭髮變白了，那並不是沒有暗示甚麼事情的。你也可以記得麼？你那一日是不應該起身的。”於是，用她的指頭撫着他的頭髮，她說道：“凡雅，最親愛的，將實情告訴你

的妻罷；你到底是否作了那個事呢？”

“呵，那麼你，你也懷疑我了！”亞克西俄洛夫說着，將他的臉面藏在他的手中，開始哭了。於是一個兵士便進來了，說是那妻兒們應當出去；亞克西俄洛夫便與他的家庭說了最後一次再會。

當他們去了，亞克西俄洛夫回憶到他所說的話，而且，當他回憶到連他的妻也懷疑他的時候，他便對他自己說道：“似乎是祇有上帝才能夠知道這種真情；我們祇能向他上訴，而且也祇能從他我們可得希望有慈憐。”

亞克西俄洛夫再也不寫請求書了；放棄了一切的希望，祇祈求着上帝。

亞克西俄洛夫判定了鞭刑，並且送倒礦山去。他被繩結鞭打着，當他的繩結打成的傷痕痊癒了以後，他便與其他的罪犯一同被驅到西伯利亞去了。

二十六年來，亞克西俄洛夫以罪犯的資格留在西伯利亞。他的頭髮變得雪一般地白，他的鬚鬚也長得

又長又細，而且又灰白了。他的一切的歡樂過去了；他的背駝了；他走路緩慢，很少說話，而且也從不大笑，但是他祇時常地祈禱。

在監獄裏，亞克西俄洛夫學會了作靴子，而且掙了一點兒錢，以這錢買了一部“聖徒行述”。當監獄中有光亮的時候，他便讀着這部書，並且在監獄裏的聖堂中，在星期日裏，他便頌着聖課，並且在唱歌隊裏歌唱，因為他的聲音仍然是很好的。

監獄當局因為他的謙和也很喜歡他，他的同儕的囚們也很敬重他：他們稱他為“祖父”和聖人”。當他們與監獄當局有甚麼請求，他們便舉出亞克西俄洛夫為他的發言人。囚徒之間有甚麼爭端的時候，他們也來找他來把這件事情弄得正當，並且請他裁判這些事情。

從他的家裏，他沒有得到甚麼消息，而且他也甚至於不知道他的妻兒們是否還活在世間。

一天，一新隊的罪犯們又來到這個監獄了。在黃

昏的時候，老犯人們便集合在新犯人們的週圍，他們是從甚麼城或甚麼村裏送來的，並且問他們的罪是如何判定的。亞克西俄洛夫在其他的人中間坐在那些新來者之旁，以沮喪的意味聽着他們說的是甚麼。

有一個新犯人，是一個六十來歲又長又強壯的人，長着短剪鬚鬚，講述着他是因為甚麼而被捕。

“好罷，朋友們，”他說道，我祇從一架雪車上取去了一匹馬兒，他們便告我，說我偷盜。我說我祇取了一匹馬兒，好快點回家，回家後便會放牠的；而且，那馬夫也是我的一個私人的好友。所以我說，‘那是對的。’但是他們却說，‘不是的，你是偷馬’但是如何地，而且在甚麼地方我偷馬，他們却說不出。有一次我到真正地曾經做過了一件壞事，而且正當地是應當許久以前便送到這兒來的，但是那時候他們却沒有發覺。但是現在不為一點兒事情他們把我送到這兒來了。……呵，可是我所告訴你們的都是假話；我先前已經到過西伯利亞的，但是却沒曾久停。”

“你從甚麼地方來的呢？”一個人問。

從佛拉地米來的。我的家就在那個城裏。我的名字是瑪加爾，但是他們也叫我爲西米揚尼支。”

亞克西俄洛夫抬起了他的頭，說道：“告訴我呀，西米揚尼支，你可知道那佛拉地米的商人亞克西俄洛夫的家人的事情麼？他們還活着在麼？”

“知道他們麼？當然我知道的，亞克西俄洛夫的家人們大富了，但是他們的父親却是在西伯利亞：似乎是，像我這一樣的罪人呢！至於你，老祖父，你是怎麼到這兒來的呢？”

亞克西俄洛夫不願意說出他的不幸。他祇是嘆息着，說道，“因爲了我的罪過我便獄中一直禁了二十六年了”

“甚麼罪過呢？”瑪加爾，西米揚尼支問道。

但是亞克西俄洛夫祇說道，“好的，好的，——我總是應當受罪的罷！”他再不願意多說了，但是他的同伴們却告訴這位新來者亞克西俄洛夫是如何地才

到西伯利亞來，是如何地，別人殺了一個商人，而把刀子放在亞克西俄洛夫的什物中間，而亞克西俄洛夫便因此不公平地被判罪了。

當瑪加爾·西米揚尼支聽到了這些話，他望着亞克西俄洛夫，拍了拍他的膝頭，大聲喊道，“真的這才奇怪呀！老實地奇怪呀！但是你已經是如何地老了喲，老祖父！”

旁的人們問他爲甚麼如此地駭訝，並且他以前在甚麼地方曾經見過亞克西俄洛夫；但是瑪加爾·西米揚尼支却沒會回答。他祇說道，“小朋友們，我們在這兒會見了，也真算奇怪呢！”

這些話語使亞克西俄洛夫懷疑或許這個人知道是誰人殺去那商人的；所以他說道：“或許，西米揚尼支，你曾經聽見過這件事情，或許我們以前曾經遇見過？”

“我怎麼不曾聽見呢？世上是滿了謠傳的呀。但是那是很久以前，我已經忘却了我所聽見的而已。”

“或許你也曾聽見過是誰人殺的那個商人？”亞克西俄洛夫問道。

瑪加爾·西米揚尼支大笑着，答道：“那個人定然祇有是那從他的口袋裏可以找得出刀子來的人呀！設若是別人將那把刀子藏在那兒，那麼，古語說得好，‘沒曾被捕不成賊。’但是口袋是在你的頭下，誰人又能夠將刀子放進你的口袋呢？那是定然會將你驚醒的呀！”

當亞克西俄洛夫聽見了這些話語，他確實地覺得這便是那殺掉了商人的人。他站了起來，去了。這一夜亞克西俄洛夫祇是鞠着。他感覺得可怕地不快，各種的幻像在他的心中興起了。他的妻的幻像，當他離別她到市場去的時候她的樣兒。他看見了她，似乎她就在面前一般；她的面容，她的眼睛都在他的面前出現了，他似乎聽着她說話，聽着她發笑，於是，他又看見了他的兒女們，十分地小，正如那個時候的他們一樣：一個穿着小外套，一個仍然是在母親的懷抱

裏。於是他又回憶到了他自己往日的常態——青年而快樂。他回憶到他如何地坐在旅店的門前彈着琵琶，他如何在那兒被捕，而且他那時也是如何地不在意。在他的心裏，他似乎看見了他受鞭打的地方，那行刑吏與那些週圍站立着的人們；那鐵鏈，那罪犯們，這二十六年來的囚徒生活，與他的早熟的老年。這一切的思想使他那麼悲哀他甚麼至於要自殺了。

“那一切都是那個壞蛋做的！”亞克西俄洛夫想道。他對於瑪加爾·西米揚尼支的怒氣是那麼地大，他希望復仇，即使他自己也或因此而淪亡。他一夜不斷地禱告着，但是却再也不能夠平靜。白日的時候，他不走近瑪加爾·西米揚尼支，甚至於望也不望他。

兩個星期便是如此過去了。亞克西俄洛夫在夜晚不能睡覺，並且那麼地可憐。不知道到底應當如何做法。

一個夜晚當他在監中走着的時候，他發覺了有土

從囚犯們所睡的欄板下面滾了出來。他停止着，看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突然地，瑪加爾·西米揚尼支從欄板之下爬了出來，以一種驚駭的臉面望着亞克西俄洛夫。亞克西俄洛夫想走了過去不望他，但是瑪加爾却抓住了他的手，並且告訴他，他在牆腳下掘了一個洞，將土放在他的長靴子裏面，每天當囚徒們被驅去作工的時候，他便將土在路上傾出去。

“你祇要不作聲，老人，你也便可以出去了。你一多言了，他們就將我打死，那麼我現在便要先殺死你了。”

亞克西俄洛夫望着他的仇敵，氣得戰慄。他拖開了他的手，說道：“我並不想逃走，而且你也不必殺死我；你早就將我殺死了！至於報告你的話，我作不作，上帝是會指導的。”

第二日，當罪犯們被領出去作工的時候，護送兵看見了有個囚犯從他的靴子之中傾出土來。於是盡獄便被檢查了，洞道也被發現了。管理官來了，要一切

的囚犯們指出是誰掘了那洞。他們都否認着知道這些事。那些知道的人，也不願意供出瑪加爾·西米揚尼支，知道如此供出了他是會被打死的。最後，管理官轉向亞克西俄洛夫，他知道他是一個正直的人。他說道：

“你是一個可靠的老人；告訴我，在上帝之前，是誰掘了那個洞的？”

瑪加爾·西米揚尼支似乎是全無干係地站立着，望着那管理官，並且更注目着亞克西俄洛夫。亞克西俄洛夫的手顫動着，很久很久他不能說出一個字來。他想到：“爲甚麼我要爲那害了我的一生的人掩避呢？讓他來償還我所受的痛苦。但是設若我說了，他們定然是會將他打得要死的，而且也許我懷疑他錯了。而且，畢竟，這於我到底有甚麼利益呢？”

“好罷，老人。”管理官又說着，“將實情告訴我罷：誰人在牆脚下掘洞？”

亞克西俄洛夫向瑪加爾·西米揚尼支望了一眼，

並且說道，“我不能夠說，先生。我說了出來，那並不是上帝的旨意。你要將我怎樣便怎樣的好；我是在你的手中的。”

無論管理官是如何詢問，但是亞克西俄洛夫却總不願意再多說，所以這件事情便不能不擱置了。

那夜晚，當亞克西俄洛夫躺在他的牀上，正要開始睡去了，有一個人輕輕地走來，坐在他的牀前。他從黑暗之中窺視着，認出了那是瑪加爾。

“你還要向我要索甚麼呢？”亞克西俄洛夫問着。
“你爲甚麼而又到這兒來？”

瑪加爾·西米揚尼支沒有作聲。所以亞克西俄洛夫便坐了起來，問道：“你還要求甚麼呢？去罷，不然我叫管監了！”

瑪加爾·西米揚尼支，屈近亞克西俄洛夫，微微地說道：“伊凡·狄米德里支，恕我！”

“爲甚麼？”亞克西俄洛夫問道。

“是我殺了那個商人的，而且將刀子藏入你什物

中。我也想要殺你，但是我聽見了外面的聲音，所以我將刀子藏入了你的袋，便從窗口逃出去了。”

亞克西俄洛夫沒有作聲，而且也不曉得要說甚麼。
○瑪加爾·西米揚尼支從牀鋪的擺板上溜了下來，跪在地上。“伊凡·狄米德里支，”他說着，“恕我！在上帝的愛，恕我！我去自首，我是殺那商人的人，你便可以得到釋放，回你的家了。”

“你口說是很容易的，”亞克西俄洛夫說道，“是我爲你已受了這二十六年的苦了。我現在可以回到甚麼地方去呢？而且我的妻死了，我的兒們將我忘了、我沒有地方可去……”

瑪加爾·西米揚尼支沒有起來，但祇是以頭碰地。“伊凡·狄米德里支恕我！”他呼求道。“當他們以鞭打我的時候，我不覺得有我現在見你的時候難受……但是，你憐憫了我，沒有將我說出。……看在基督的面上，恕我，我這惡徒！”他開始嚟泣了。

亞克西俄洛夫，聽見了他嚟泣，他也開始哭了。

“上帝會饒恕你的！”他說。“或許我會比你更壞一百倍。”說着這些話，他的心裏光明起來了，家庭的思慕也離開他了。他再也不想望離開監獄，祇是想望着他的最後的時辰來到。

雖然是亞克西俄洛夫曾經那麼說過，但是瑪加爾·西米揚尼支終竟是自首了他的罪過。然而當釋放的命令來時，亞克西俄洛夫却已經死去了。（完）

一九二八年九月譯。

捉迷藏

梭羅古勃

在嬰兒麗尼其卡的房間裏，甚麼都是明耀，美麗而且悅目的。麗尼其卡的甜蜜的聲音使她的母親非常心愛。麗尼其卡真是一個可愛的小孩子。在從前，在以後，都不會找得出這樣的孩子，麗尼其卡的母親，西拉菲瑪·亞力壳山特羅夫娜是這樣地相信着的。麗尼其卡的眼睛黑而且大，她的兩頰是薔薇色的，她的嘴唇好似生成爲接吻和發笑的。但是麗尼其卡並不是這些可愛的地方給與了她媽媽以最深刻的快樂。麗尼其卡是她媽媽唯一的一個孩子。是因爲這個，麗尼其卡的一舉一動便能夠迷住她的母親了。將麗尼其卡抱在膝上撫着玩，是一件極其幸福的事；將這小女兒挨在她的胸前——一個像小鳥兒一般活潑，一般快樂的

小東西。

老實說來，西拉菲瑪祇有在這育兒室裏始才感覺得快樂。她感覺得她的丈夫對她太冷了。

或許這也是他本性喜歡這種冷的——他喜歡喝冷水，呼吸冷空氣。他屢屢總是清鮮而冷淡的，他的笑容也是冷的，他一走過，冷風便好似旋流般地在空氣之中吹盪了。

這萊斯奈特葉夫家裏，塞爾該·摩特斯托維支和西拉菲瑪·亞力克山特羅夫娜，也沒有甚麼愛情，也沒有甚麼考慮，便結婚了，因為那本身就是一件理由十足的事。他是卅五歲的青年男子，她也是個二十五歲的少女；他們都是相當的門第；而且也都有過良好的教育；他是到了娶妻之年，而她的出嫁的日子也到了哩。

西拉菲瑪甚至於想着她是在和她的未來的丈夫戀愛着，這個使她快樂。他的相貌美麗，學問也好；他的那智慧的灰色的眼珠時時保持着一種尊嚴的表情；

他有一種無可責難的溫柔可以滿足了他被選爲未來丈夫的資格。

新娘也是生得美麗的；她是一個苗條，黑眼黑髮的少女，有些怯生，但却是很活潑的。他不是爲了她的嫁奩，雖然當他知道了她也有幾個錢的時候他是高興的。他是有來路的家庭的兒子，妻却也是善良而有勢力的家庭的女兒。合式的機緣中，這都是很有用處的。總是沒有過失而且機敏的萊斯奈特葉夫，他的地位的進升，不是很快的可以使別人妒忌他，可也不是很慢的，可以使他妒忌別人——總而言之，一切都是正在正當的度數和恰當的時間裏來湊合的。

在他們結婚的時候，塞爾該的態度並沒有表示出甚麼對妻不住的地方來。然而，在後來，當妻懷了孩子的時候，塞爾該便不免在外面發生了些許輕薄而暫時的勾搭。西拉菲瑪發現了出來，連自己也覺得奇怪的是她並不怎樣特別地難過；她以一種不安的期待等待着她的嬰孩出世，這種期待將其他一切的感覺全都

湮蓋了。

一個女孩子生出了來：西拉菲瑪把全個心身都專注在這孩子上頭。起初，她時時以極大的歡心將麗尼其卡的生活中那些可愛的事情細細地告訴她的丈夫。可是馬上她便發現了丈夫聽着她話語實際上是沒有感覺一點兒興趣的，他祇是以一種通常客氣在聽罷了。西拉菲瑪便一日一日地同她的丈夫隔遠了起來她愛着她的孩子以小心的熱情，好似婦人們欺瞞了她們的丈夫去和少年的情人們勾情一樣。

“媽媽呀，我們來脚迷藏罷”麗尼其卡喊着，將“捉”字說成了“脚，”所以便是“脚迷藏”了。

這種可愛的呀呀不清的話，時常使西拉菲瑪發出了溫柔而親愛的微笑。麗尼其卡於是便跑開，將她那肥滿的小腿在地氈上面頓頓地走着，躲在她牀邊的帳幃後面。

“Tiu—tiu，媽媽呀！”她以她那甜蜜的，帶笑聲聲音喊着，一面用一隻靈活的眼睛向外偷看。

“我的小寶寶在甚麼地方？”母親問着，她一面找着麗尼其卡，裝做沒有看見她的樣子。

麗尼其卡在她躲藏着的地方，喫喫地笑了起來。她走出來了一些兒，她的母親，裝做似乎剛才發現了她的神情，連連地捉住了她的小肩臂，快樂地喊道：“這兒，這兒是我的麗尼其卡了。”

麗尼其卡長長地，快樂地笑了起來，她的腦袋緊藏在母親的膝頭，身子完全地埋在母親的白的手裏。母親的眼中，現出深深的快樂的光芒。

“現在，媽媽，你去躲藏去呀，”笑完了以後，麗尼其卡說着。

她的母親去躲藏了。麗尼其卡掉轉身來，裝做不看的樣子，然而却時時地偷望她的媽媽。媽媽躲在大櫃後面，喊道：“Tiu—tiu，寶寶！”

麗尼其卡在房中四處跑着，到各個角落裏去找，和她的媽媽先頭一樣，也裝做在找的樣子，雖然實際上她完全知道她媽媽是在那兒。

她的媽媽站在那兒，屏住呼吸，腦袋緊靠着牆壁，頭髮也弄得蓬散了。一種絕對地幸福的微笑浮在她的紅唇上頭。

乳母，費托斯雅，一個好性子的女人，面貌也還不壞，祇是有些兒愚蠢罷了。當她看見了她的主婦的時候，她以她那特有的表情微微地笑了，似乎是在說，這種和愛的主婦的僻性，不是她這樣的人所可以反對的。她自己默默地想道：“母親也和小孩子一樣呢——祇看她是如何地高興呀。”

麗尼其卡漸漸地走向媽媽的角落裏了。母親更把她的全神專注到這有趣的遊戲上；她的心很快地突突地跳；她更緊緊地黏住牆壁，頭髮更弄得蓬亂了。麗尼其卡陡然地向媽媽那角裏一望，歡樂地叫了起來。

“我爺找到了，”她大聲地，歡樂地叫了出來，把音發錯，這又使她的媽媽快樂。

她用手拖着她的母親到房子當中，她們快樂，她們歡笑；麗尼其卡又將她的頭藏在母親的膝上，她妮

妮地說着，說個不休，她那甜蜜的孩子話語，是那麼地可愛，又是那麼地愚蠢的。

塞爾該正在這個時候便跑進育兒室來了。從那半關的門裏他已經聽得了那笑聲，那歡樂的叫喊，那玩皮的聲音。他走進了育兒室，笑着他那同情而冷寂的笑；他穿得很齊整，看來活潑而且威嚴，在他的身週散佈了一種清涼，新鮮而寒冷的空氣。是正當遊戲玩得正為活潑的時候他衝進了來，他的冷氣的射入便使她們紛亂了。即是費托斯雅，也不禁不安了起來，一會兒為她的主婦，一會兒為自己。西拉菲瑪馬上平靜了起來，而且顯明地是很冷淡了——這種神情傳到了小女兒的身上，她也停止了嘻笑，祇是無聲地，入神地望着她的父親。

塞爾該向房中週圍瞧了一眼。他喜歡到這兒來，因為這兒的每一件事物都佈置地很美麗；這個全是西拉菲瑪所經營出來的，她希望從她小女兒的嬰年起，便以最可愛的東西來造成她的環境。西拉菲瑪自己也

是裝束得很雅緻的；這個，她也是爲了麗尼其卡，因爲了同樣的觀點。祇有一件事情使塞爾該不能同意，便是他的妻往往祇總是待在育兒室裏。

“正是中了我所猜想的。……我知道在這兒一定可以找到你，”他說着，以一種嘲笑而謙卑的微笑。

他們一同離開了育兒室。正當他隨着妻過了房門的時候，塞爾該以一種更冷漠的，無意的，全不着重的語氣說道：“小孩子三不時不要你在跟前，於她豈不是更好些麼，你以爲？的確地，你看，小孩子便可以感覺得她的個性了，”他回答西拉菲瑪的煩亂的眼光，如此地解說着。

“她到底還小哩，”西拉菲瑪說。

“無論如何，這祇是我的拙見。我並不堅持的。那兒正是你的王國。”

“讓我想罷，”妻回答說，笑着，和他一樣，冷漠地，和愛地。

於是，他們開始談些別的事了。

二

乳母費托斯雅，那天傍晚坐在廚房裏，正和那沉默的女婢達爾雅和多話的廚婦雅甲司亞談論着屋子中年青的主婦，談論着那小孩子是怎樣地喜歡和她的媽媽捉迷藏——“她將她的小臉藏着，喊道‘Tiu—tia’！”

“主婦自己也正和那小孩子一樣，”費托斯雅又加添了一句，微笑着。

雅甲斯亞聽着，預知將來似地搖了搖頭；她的臉同時也變得莊嚴而不快。

“主婦做的，好呀，但那是另外的一回事；祇是這年青的主婦去做那回事，那便壞了。”

“爲甚麼呢？”費托斯雅問着，奇怪地。

這種奇怪的表情更使她的臉面好像一個木頭粗雕的囡囡。

“是的，那便壞了，”雅甲斯亞又重複了一次，

確信地。“可怕地壞了！”

“怎麼呢？”費托斯雅說着，她臉上那種可笑的好奇的表情更來得重了。

“她藏着，藏着，藏去了，”雅甲斯雅小心地向房門一望，神祕地小聲說了。

“你說甚麼呀？”費托斯雅喊着，驚怖了。

“我所說的是真話，你祇記着罷，”雅甲斯亞以同樣的確信和神祕說着。“那是最靈驗的預兆。”

那位老女人，她祇是在一剎那間自己杜造出那個預兆來的；她當然對此頗為驕傲。

三

麗尼其卡睡覺了，西拉菲瑪坐在她自己的房中，想着麗尼其卡的快樂與姣小。麗尼其卡在她的思想中，最初是一個甜蜜的，姣小的女兒，過些時便是，一個甜蜜的，大的女兒了，再過一會，又仍然是一個可愛的小女兒了；所以直到末了，她總還是媽媽的小麗

尼其卡。

西拉菲瑪甚至於到費托斯雅走到她面前站住了她還不曾感覺得。費托斯雅有一種煩亂的，驚恐的神氣。

“太太，太太，”她細聲地說，聲音戰慄着。

西拉菲瑪驚了一下。費托斯雅的面容使她不安起來。

“甚麼事，費托斯雅？”她擔心地問着道。“麗尼其卡有甚麼不對了麼？”

“不是的，太太，”費托斯雅說着，一面做着手勢安定她的主婦，請她坐下來。“麗尼其卡睡得很好，上帝與她同在罷。祇是我要向你說一件事情——你看——麗尼其卡時常躲藏她自己——那是不好的。”

費托斯雅注目望着她的主婦，眼睛為恐懼鼓得圓圓的。

“為甚麼不好呢？”西拉菲瑪問着，焦急地，而不由得屈服於一種模糊的恐懼了。

“我真不知道那是如何地壞的，” 費托斯雅說着，她的臉面表現着一種最堅決的確信。

“請你放明白一點兒說罷，” 西拉菲瑪不客氣地說了。“我簡直不懂你在說些什麼。”

“你看罷，太太，那是一種預兆，” 費托斯雅唐突地解釋着，有一點兒羞愧。

“胡說！” 西拉菲瑪說。

她不願意地聽下去是一種甚麼預兆，預兆的甚麼事情。但是，似乎，一種恐懼與悲哀的意識已經爬入她的心情中去了，想到這種無稽之談也會擾亂了她的可愛的幻像，也會那麼深深地刺激了她，她也不覺有些兒害羞。

“自然，我相信你們上等人是不相信預兆的，但是，太太，這個預兆却壞透了呢，” 費托斯雅以一種悲辛的聲口繼續說着，“小姐將要藏着，藏着……”

突然地她流出了眼淚來，高聲帶哭地說道：“她要躲藏，躲藏，躲藏去了，那天使似的小人兒，會要

藏到一個潮濕的墳中了，”她繼續地說，一面用她的裙拭着淚，一面抽着鼻涕。

“誰告訴你這種話？”西拉菲瑪以一種嚴重的低聲問着。

“雅甲斯亞這麼說的，太太，”費托斯雅回答說；“她是知這些事的。”

“知道！”西拉菲瑪發怒地吼一聲，似乎是在這些急劇的不安之中鎮定自己一樣。“多麼胡說！請往後不要拿這些話來和我講。現在你去罷。”

費托斯雅喪氣地，不快地，離開了她的主婦。

“多麼胡說；似乎不曉得麗尼其卡是不會死的！”西拉菲瑪自己對自己想着，想以此來戰勝那當她想到麗尼其卡或許也會死去的時候便來佔據了她的那種冰冷與恐懼的情感。西拉菲瑪，想了一想，將那種迷信預兆的事情全歸之於無知識。她清楚地知道，一個小孩的十分平常的遊戲和其壽命的長短，是全無連帶的關係的。那天夜晚，她特別致力於其他的事情來佔

據她的心靈，但她的思想却不時不自主地回復到麗尼其卡喜愛躲藏自己的事件上。

當麗尼其卡還很小，剛剛知道辨認乳母和媽媽的時候，她有時，坐在乳母的懷中，做出一種突然的乖巧的樣兒，將她的笑着的臉兒藏在乳母的肩頭。於是，她便以一種頑皮的目光向外偷望。

後來，每逢主婦不在育兒室的時候，這種時候是很稀少的了，費托斯雅便又教會了麗尼其卡捉迷藏；當麗尼其卡的母親，一進來的時候，看見小孩子躲着的時候是那麼地可愛，於是她自己即便和她的姣小的女兒來捉迷藏了。

四

第二天，西拉菲瑪仍然是專心地，快樂地照料麗尼其卡，忘記了費托斯雅前日所說的話兒。

但是當她回到育兒室，叫了午飯以後，她聽見了那麗尼其卡的“Tiu-tiu”聲又突然從桌子下面喊了出

來，一種恐懼的情緒便馬上攫住了她。雖然她立刻便責難了她的這種無根據的，迷信的恐怖，然而她却總不能以全心來和麗尼其卡玩這個小孩子所最愛的遊戲，她想將麗尼其卡的注意分些到別種事情上面。

麗尼其卡是一個很可愛而聽話的小孩子。她誠心地服順她媽媽的新要求。但是在角落裏和媽媽捉迷藏，喊“Tiu—tiu，”已經成了習慣，所以雖然在那天，這個遊戲她仍然不祇玩了一次。

西拉菲瑪拚命地想使麗尼其卡快樂，然而却絕望了。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為不安的，可怕的思想，已經是堅定地向她們闖入了。

“爲甚麼麗尼其卡總是喊着Tiu—tiu？爲甚麼她總不討厭這個舊遊戲呢？——永遠地祇是閉着她的眼，藏着她的面。或許，”西拉菲瑪想着，“她對於這個世界並沒有好大的興趣，好似別的孩子對其他的許多事情也都是喜愛的。設若這是真的，那豈不是一種機體軟弱的表徵嗎？那豈不是一種無意的對於這生命

沒有甚麼留戀的胎胚嗎？”

西拉菲瑪因爲了這種預覺非常苦痛。在費托斯雅的面前而却不和麗尼其卡玩那捉迷藏，她自己也爲自己有些兒羞愧。但是這個遊戲却使她苦悶，而且因爲她實際上是喜歡玩這個遊戲的，她便更覺苦悶了，有某種東西在很強烈地吸引着她去和這小孩子麗尼其卡躲藏，尋找。西拉菲瑪自己來開始又玩了一二次這個遊戲，雖然玩的時候她心中仍然痛苦。她心裏難受極了，好似是明明知道着的，而却去故意地犯着罪惡。

那日是西拉菲瑪的一個悲哀的日子。

五

麗尼其卡將要睡覺了。她一爬上她的小牀，週圍罩着的帳幔，她的眼皮便因爲疲倦而關閉了。她的媽媽用一條藍波給她蓋上。麗尼其卡從被底下拉出了她那可愛的小手，伸了出來抱住了她的媽媽。媽媽彎身

下去。麗尼其卡，在她的睡眠的臉上有一種柔和的表情，吻着她的媽媽，將頭放在枕上。她將手藏在被下，細聲說道：“手Tiu—tiu！”

媽媽的心似乎停止跳動了——麗尼其卡睡在那裏，那麼小的，弱的，靜的。麗尼其卡柔和地笑了，閉上了眼，靜靜地說道：“眼Tiu—tiu！”

於是，甚且更靜地說道：“麗尼其卡Tiu—tiu！”

說了這些話她便睡着了，她的臉緊挨着枕頭，在那她所蓋着的被下，她似乎是那麼地小的，弱的。媽媽以悲哀的眼睛望着她。

西拉菲瑪在麗尼其卡的牀前站了很久很久，不住地以慈愛和恐懼看她那麗尼其卡。

“我是一個母親：難道我還能夠保護得她來麼？”她想着，當她幻想到許多的疾病會降落到麗尼其卡的身上。

那夜晚她禱告了許久，但是祈禱並沒有解救她的

悲憂。

六

過了幾日了。麗尼其卡受了寒。在夜晚她發着熱。當西拉菲瑪被費托斯雅喊醒了，走到麗尼其卡那兒去，看見她那麼地發熱，那麼地不甯，那麼地受苦，她馬上便回憶到那不幸的預兆了，一種無望的絕望便從最初的一刻佔據了她。

一個醫生被請了來，一切這種事情所常有的細目都辦到了——但是那不可避免的事終於是要降臨。西拉菲瑪安慰着自己，希望麗尼其卡可以好起來，和往常一樣地笑，一樣地玩——但她却以為這個是一件熱望不到的快樂！麗尼其卡一點鐘一點鐘地軟弱下去了。

一切人都裝着平靜的樣子，使西拉菲瑪不致於害怕，但是他們的假裝的臉面却只更使她憂愁。

再沒有甚麼較之費托斯雅的多少次的嗚咽還更使

她不快了：“她躲藏着她自己，躲藏着她自己，我們的麗尼其卡！”

但是西拉菲瑪的思想是混亂的，她不能十分把握得住將要臨到的是甚麼事情。

熱病消瘦着麗尼其卡，有時候她甚至於失了知覺，說着夢話。但是當她一回復了知覺以後，她却以溫和的好神情忍耐着她的苦痛和她的疲乏；她仍然無力地向她的媽媽微笑着，使她的媽媽可以感覺不到她是如何地難受。三天過去了，好似惡夢一般地痛苦。麗尼其卡已經單弱得不堪了。她還不知道她就要死去哩。

她以她的失神的眼睛望着她的媽媽，以一種幾乎聽不見的，嘶啞的聲音含糊地說道：“Tiu—tiu，媽媽！來一個Tiu—tiu罷，媽媽！”

西拉菲瑪將她的頭藏在麗尼其卡牀邊的帳幔後頭。多麼悲劇的呵！

“媽媽呀！”麗尼其卡以一種幾乎聽不見的聲音

喊着。

麗尼其卡的母親曲身向她，麗尼其卡，她的眼光更發無神了，最後的一次看見了她媽媽的灰白的，絕望的臉面。

“一個白的媽媽呀！”麗尼其卡細聲地說。

媽媽的白臉看不清了，一切都在麗尼其卡的眼前變成了黑暗。她兩手無力地抓住了褥子的邊沿，低聲喊道：“Tiu—tiu！”

似乎有甚麼東西在她的喉頭；麗尼其卡張合着她那馬上變白了的嘴唇，死了。

西拉菲瑪，當她離開了麗尼其卡的時候，她有一種不可言說的絕望；她走出了那房子。她遇着了她的丈夫。

“麗尼其卡死了，”她以一種沉寂的，呆木的聲音說了。

塞爾該着急地望着她那慘白的臉面。他看見了她那往日活潑而美麗的面龐似乎已經昏迷，不禁深深地

感動了。

七

麗尼其卡的衣已經穿好，放進了一口小棺材，被抬到客廳中來了。西拉菲瑪站在棺材旁邊，呆呆地望着她的死去的女兒。塞爾該走到妻前，以冷淡而空洞的話語安慰她，想將她從棺材之邊牽走。西拉菲瑪微笑了。

“你去罷，”她靜靜地說了。“麗尼其卡正在玩玩哩。她一分鐘以後便會起來的。”

“西瑪，我親愛的，不要這麼地苦惱自己罷，”塞爾該細聲地說。“你應當服從你的命運哩。”

“她一分鐘以後便會起來的，”她固執地說着，眼睛釘在那死去的小女孩的身上。

塞爾該小心地向他的身週一望：他害怕有甚麼不適當的，可笑的事情演了出來。

“西瑪，不要遭踏你自己哩，”他又說着。“那

祇會是一種奇蹟，奇蹟在這十九世紀是不會有的。”

說了這些話，他馬上便感覺牠們對於這件事情是無甚關係的。他煩亂而不安。

他挽着妻，小心地將她牽着離開了棺材。她也沒有反抗他。

她的臉面似乎是平靜的，她的眼睛裏也沒有眼淚。她走到育兒室中，開始在房中週圍走着，查看着麗尼其卡所時時去躲藏的地方。她全室都走遍了，彎下身來，去查看那桌下或床上，而且不斷地歡呼道：“我的小寶寶在那兒？我的麗尼其卡在那兒？”

她在室中走了一遍，她就重新呼喊一遍。費托斯雅，不動地，頹喪着她的臉面坐在角落裏，望着她的主婦，非常恐怖；於是，突然她啜泣了走來，大聲哭道：

“她躲藏了她自己，躲藏了她自己，我們的麗尼其卡，我們的天使般的小人兒！”

西拉非瑪戰顫着，停止了，惶惑地望了費托斯雅

一眼，也開始哭了。她悄悄地離開了育兒室。

八

塞爾該忙着早早地將葬禮弄好。他知道西拉菲瑪因為這突然的不幸受刺激得太可怕了，所以當他為她恐懼着的時候，他想設若在麗尼其卡埋葬了以後她便可易得回心，易得安慰了。

次晨，西拉菲瑪特別講究地裝束了出來——這也是為的麗尼其卡。當她進入客廳的時候，已有許多人在她和麗尼其卡的中間。牧師和副牧在室中上下走着，青煙成雲地在室中飄盪。並且還有一種焚香的氣味。當西拉菲瑪走近了棺前，在她的腦中有一種壓制着的悲傷的情感。麗尼其卡在那兒靜靜地，慘白地躺臥着，可憐地微笑。西拉菲瑪將她的頰放在麗尼其卡的棺上，輕輕地呼道；“Tiu—tiu，小寶寶！”

小寶寶沒有回答，在西拉菲瑪的身週有一種騷動與忙亂；奇異的，不必要的臉面們屈向了她，有些人

將她拉了起來——麗尼其卡便被抬走了。

西拉菲瑪直立着，茫然地嘆息了，微笑着，高聲呼道：“麗尼其卡！”

麗尼其卡被抬出門了，媽媽向棺撲去，一面絕望地啜泣，但是却被拉了回來。她把着麗尼其卡所經過了的那個門，坐在門後的地板上，從門隙望了出去，喊着道：“麗尼其卡，Tiu—tiu！”

於是她又從門後伸出了頭，大聲發笑。

麗尼其卡很快地便從她母親面前抬不見了，抬着她的人與其說是在走，倒勿如說似乎是在跑。

一九二八，十二月譯。

拉撒路

安德列夫

—

在死神的神祕的國土之中過了三日三夜以後，拉撒路便從墳墓中起來，復活了回到家中。那是在許久以後人們始發覺了他的可怕的特徵，而使人們在後來一聽見了他的名字便害怕起來。他的朋友和親戚們因為了他的復活，都不勝其快樂。他們和愛地圍繞着他，他們的熱心的照顧真是週到的，非常細心地料理他的飲食，爲他製備衣裳。他們用極鮮麗的顏色的衣服將他華美地裝飾了起來，當他如新郎一般地裝扮好了以後，他再又和他們同坐在席上了，又和他們一道兒飲食，他們歡樂地流着眼淚，招集了鄰舍們來參觀這

位奇蹟地由死裏復活的人。

鄰舍們來了，而且都滿了快樂。不認識的人們也從遠遠的城市和鄉村中來了，來朝會這個奇蹟。他們不禁哄哄地贊嘆，擠在馬麗和馬大的家前私私地語個不休，好似許多許多的蜜蜂。

在拉撒路的臉面上和神情上的異樣，他們都可以自然地解釋出來，說那祇是他所經過的嚴重的病和恐怖的痕蹟。他的身體不曾腐壞，這當然是神異的力量所致，祇是，這種復活還似乎是不很完全的；死神在他的臉面和身體上面遺留了一種效力，好似從薄薄的玻璃之中看出的那藝術家的未完的作品一樣。在他的印堂上，他的眼眶底下，以及兩頰的凹渦中，都遺留下了一層深深的土藍色。他的手指也是青藍的，在墳裏所長長了的指甲下面，青藍色更變為青黑色了。他的唇上，身上，皮膚上，在墳裏腫發了，各處都裂開了來，留下了一種紅且發亮的裂紋，上面似乎是蓋上的一層薄薄的，透明的泥土。而且他也長發得非常肥

胖了。他的身體是腫得可怕的，而且隱約地還有一種惡心的，霉濕的腐臭。然而那依附在他的葬衣上，而且，嗅去也似乎在他的身上的那種死屍的，濃重的氣味，不久也便消散了，過了些時，他的手上和臉上的青藍色褪去了，皮膚上紅色的裂紋也漸漸地平復了，雖然還未完全地消滅。拉撒路第二次的新生便是這個樣兒的。只有那些親眼看見他被埋葬的人們以為這是很自然的。

不祇是拉撒路的臉面，卽如他的性格，似乎，也變易了；雖然這並沒有使甚麼人驚駭而且吸取了那應得的注意。在未死以前，拉撒路是一個快活而大意的人，喜歡發笑和不傷人的戲謔。正是因爲他的好氣子，快樂而和平，不作卑鄙和黑暗的事情，所以夫子才那麼地愛他。現在他却莊重而沉默了；他自己也不開甚麼玩笑，別人開玩笑的時候他也並不笑；他偶然說出幾句話來，也都是很簡單，平常，而且必要的一一那些話語已全無意義與深刻，正和動物們用以表示

牠們的苦樂和飢渴的聲音一樣。那種話語，雖然一個人一生一世都是在說着，然而也沒有人會明白他的內心的憂愁和快樂。

拉撒路就是如此地在他的朋友們和親戚們中間坐在筵席上——他的臉是一張死屍的臉，死神已經在黑暗之中將他管轄三天了，他的衣裳華麗而且講究，閃着金黃色的，血紅的和紫紅的光彩；他的面容嚴肅而沉默。他是可怕地改變了，奇怪了，然而別人却還沒有發覺出來。在高高的熱潮之中，一會兒溫柔，一會兒狂亂，那歡樂會便繞着他舉行了。親愛的，溫和的目光撫慰着他的臉，然而那臉仍然是因爲了那墳墓的接觸而冷酷得可怕；他的朋友們的溫和的手也摸撫着他的青色的，沉重的手兒。音樂演奏着快樂的調子，雜間着鼓，笛，箏，簫的聲音。在馬麗和馬大的快樂的家中，似乎是蜜蜂在那兒嗡嗡着，飛蝗在那兒營營着。

二

有一個人很造次地把幕揭開了。一句話的一忽，便將這平靜的，可愛的空氣打破了，而暴露了這實際的怪醜的真像。他本沒有預定的心思，祇是唇兒微笑地問道：“你怎麼，拉撒路，不將那邊的事情告訴我們？”大家便都沉默了起來，爲這個問題所噤住了。祇是到現在他們才似乎覺得拉撒路曾經死去了三天；他們好奇地望着，等待着回答。但是拉撒路却仍然祇是沉默。

“你不告訴我們麼？”問話的人覺得很奇怪。“那邊，是很可怕的麼？”

他的話又是隨意地說出來的。假使他先想了一想，他一定是不得問這個問題了，因爲，當他說着的時候，他的心實在是恐怖得非常。大家都有些不安了；他們焦急地等待着拉撒路的話語。但是他却仍然沉默，冷漠而且莊嚴，他的眼睛垂了下去。祇是現在，他們似乎是第一次地感覺了他的臉面的可怕青色和他

的身體的討厭的腫胖了。在桌子上面，似乎拉撒路自己也忘了他的青黑色的手是放在那兒的，全體的眼睛都釘在那手上，好像是希望那要求的回答可以從那手上發了出來。樂手們仍然在吹打着；但是，過一刻兒，他們也沉寂了，快樂的聲音似乎死去了，好似碎屑的煤火爲水所熄滅了一樣。笛聲啞住了，那響着的鼓，和喃喃的箏，也都靜下了；似乎絃已斷去，似乎歌聲自己也奄奄欲絕，那簫聲回反出了一種戰慄的斷續的音響。於是，一切盡無聲息。

“你不高興講麼？”問話者又說着，禁不住他那多事的舌頭。沉默管制着，那暗青色的手在桌上全無動顫。手微地移動了，人們於是似得救般地嘆了氣，抬起了他們的目光。拉撒路，那死裏復活的人，直直的眼光射着他們，一瞬的目光，沉重的，可怕的，將一切人都抱圍在內了。

這是拉撒路從墳墓出來之第三天。自從那時起，許多人便已感覺得他的瞪視是毀滅的瞪視，但是，無

論是那些永遠爲牠所摧毀了的，或是那些正在生命之源中的（其神祕是和死亡一樣），都找不出抗拒那種瞪視的意志，也不能夠解釋出那在他的黑暗的瞳人深處所停着不動的恐怖。他祇靜靜地，簡單地望着。人們覺得他沒有心思去隱藏甚麼事情，但也並不想告訴甚麼事情。他的目光是冷漠的，好似一個與一切生人都無關係的人的目光一樣。那些粗心的人，先前曾和他擠在一塊，而且不會去注意他，現在，一聽到這個腫胖而沉寂，而且曾以他的華麗而貴重的衣裳拂過他們的人的名字，便都感覺得很驚惶，而且恐懼。當他向上看着，太陽並不會停止發光，源泉也並不會停止流放，東方的天空也仍然是青藍而全無色彩；但是，那曾經受過了他的不可測度的瞪視的人，便再也不能感覺得陽光，再也聽不見泉水，再也辨認不出他故鄉的天空了。有時他祇哀哀地號哭，有時絕望地扯亂着他的頭髮，瘋狂了一般地求救；但是，一般地，被拉撒路這種的瞪視所觸過了的人們，大都開始無精打

彩，靜靜地凋殘着，經過幾年以後便慢慢地死去了。他們在一切的人們面前死去了，無有顏色，憂鬱而昏暗，好似樹子在石岩上面枯槁了一般。那些瘋狂了的人們，有時或還可以回復了生命；但是其餘的，却是永遠沒有的。

“那麼，你竟是不願意將你在那邊，所看見的事情告訴我們麼，拉撒路？”那問話者第三次又說了。但是這一次他的聲音却是呆木的，從他的眼睛裏有一種死沉的，灰色的疲倦蠢笨地顯示了出來。在座的一切臉面也都是罩上了一層同樣的死灰色的疲倦。賓客們互相呆木地望着，不知道爲甚麼他們會跑到一處來，爲甚麼都來赴這豐富的筵席。他們停止了談話，祇模糊地感覺告辭的時候到了；但是他們却總戰不過那散佈在他們的筋骨中間的疲倦。所以他們仍然坐在那兒，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着，好似那散佈在夜的黑暗之中的點點微光一樣。

音樂隊是顯來吹打的，所以他們又拿起了他們的

樂器，又吹打着那快樂或悲哀的調子。但是那音樂祇是應酬的，總是同樣的調子，而且賓客們聽來也覺得奇怪了。他們想，這種音樂有甚麼非要不可呢，有甚麼了不得呢，而且要這些人來拉着絃，吹着管，發出些雜亂而奇奇怪怪的聲喧，有甚麼好呢？

“他們奏得多壞呀！”一個人說着。

樂隊受了這種侮辱，便離開去了。客人們也一個一個地離去，因為夜已將近。當那寂寂的黑暗圍罩了他們，呼吸也輕爽些的時候，忽地拉撒路的影子又以嚴厲的冷光在他們每一個人面前出現了。他在那兒，站立着，死屍般的青臉，穿着的是華美而燦爛的新郎的衣服，在他的眼中發出了那冷峻的瞪視，其中的深處似乎是潛藏着“恐怖”兩字。他們站立着不動，好似變成了石頭一般。黑暗在他們四週圍繞着，在那黑暗的中間現出了那三日來為死神的無邊之權力所管轄了的人，與他的恐怖的鬼魅和怪異的幻像。他曾經死了三天。太陽沉落了三次——他是殭死地睡着。孩子

們玩耍着，溪水在岩頭之中流着，私語着，滾熱的沙塵在大道上面浮着——他殭死地睡着。現在，他又在他們中間了——接觸了他們——看望了他們——“看望了他們呵”！從他的瞳人的黑圈之中，好似從那黑色的玻璃之中一樣，那深不可測的“那邊”在瞪視着人間。

三

沒有一個人來照顧拉撒路，沒有朋友或親戚仍然和他一處。祇有那大的沙漠，圍繞着“聖城”，是接近他的住所的門檻。他進入了他的家，結婚一般地睡在他的榻上，將一切的燈火都捻熄了。沒有一個人來料理拉撒路。一個人一個人都走開了，甚至於他的妹妹們，馬麗和馬大也都走了去。很久很久，馬大不願意離開他，因為她不知道誰人會來服侍他，看顧他；她哭着，祈禱着。但是一天夜晚，當風在沙漠之中吹着，沙沙的柏樹也彎身到屋頂上了，她靜靜地穿好衣

裳，靜靜地去了。拉撒路也許聽見了那門響——門是沒有關攏的，風不斷地吹着門樞，碰得亂響——但是他却沒有起來，沒有出去，也沒有想去追求那個緣由。整個夜晚直到早晨，柏樹祇在他的頭上嘶嘶地響，門兒前後搖動，使那寒冷的，無滿足的沙漠侵入了他的居處。每個人都避開他，好似他是大痲瘋一般。他們想要在他的頸上懸掛一個鈴子，以免得遇着他。但是也有些人，臉都駭白了說是假使在夜晚的時候，在窗前聽見了那拉撒路的鈴兒，豈不是可怕極了麼？於是，大家的臉也都發白，同意不掛了。

他自己既是不作事的，設若不是他的隣人戰戰兢兢地給他一點兒食物，他也許會餓死了呢。食物是孩子們送去的。他們不害怕他，他們也不以小孩子常有的那種對待不幸的人的天真的惡作劇來笑他。他們對他很冷漠，他也以同樣的冷漠來對待他們。他也不對他們的服務表示感謝；他也不想拍他那黑暗的手，也不去瞪視他們那天真而發亮的小眼睛。任時間與沙漠

的侵蝕，他的房子已經幾乎要成爲廢墟了，他的飢餓而咩咩着的小羊也早已四散到隣家去了。他的新郎的衣裳已經舊了。自從那幸福的日子在音樂隊的演奏之中他穿上那衣裳以後，他便從不曾更換過。舊和新，破與全，於他都是沒有甚麼分別的。那漂亮的顏色已經焦了，晦了；城裏的惡狗和荒野的荊棘使他的美麗的衣服撕成片片了。

白日裏，陽光全無憐恤地射向一切生物，連蝸子也向石頭底下藏去，喘息着，瘋狂地想要去刺人，然而他，却祇在燃燒的光火之下坐着不動，高高仰起他的青臉和蓬鬆而不整齊的鬍子。

當人們還沒有害怕和他說話的時候，存些人問他：“可憐的拉撒路！你這麼坐着，望着太陽，也覺得開心麼？”他祇答道：“是的，開心。”

這個思想隱隱地提示給那人，三日來在那墳墓中，冷氣一定是很烈的，黑暗很深的，在這地上已經沒有熱和光可以溫暖拉撒路，可以照耀他眼中的幽闇；

問話的人嘆了一口氣，也便走開了。

當那夕陽，平平地，紫紅色地沉墜到地上時，拉撒路便走向沙漠，直向着太陽，似乎是要追上牠的。他往往總是向着太陽走去，那些跟隨着他，想知道他在黑夜裏幹些甚麼的人，祇是不可磨滅地在心中生出了一種印像，在那無限的天體之赤紅的背景上，有一個長而肥的人的黑色的影子。夜的恐怖將他們驅趕跑了，所以他們從不曾知道拉撒路在黑夜之中幹些甚麼；但是那紅色之下的黑暗之陰影却總是在他們的腦中沸熱地燃燒着。好像一個畜生的眼中迷了灰塵，猛烈地以牠的前脚去揉着口套一樣，他們也同樣愚蠢地去揉着他們的眼睛，但是拉撒路在他們心中所留下的印像却總是弄不去的，祇有死了才可以忘却。

有些住在遠處的人們，他們祇聞他的名，而究從沒有見過這拉撒路。以一種懼怕所養成的，然而却較懼怕更爲堅強的大膽的好奇心，心兒密密地藏着鄙夷，一日，當他正在晒着太陽的時候，他們有幾個人來

了，而且和他談話。那時候，他的相貌改變得好了，沒有那麼地可怕。起初，那些拜訪者祇揉着他們的指節，暗暗地裏很不以這些“聖城”的蠢陋的居民爲然。但是當那短短的談話完畢了，他們回家去的時候，他們的表情使“聖城”的居民們一看見了便知道他們的消息，而且說道：“拉撒路瞪視了他們，他們又會瘋了。”說着，抬起了手臂，表示默默的憐恤。

其他的拜訪者也都來了，其中有勇敢的戰士，披着錚鏗的甲冑，不知道何所謂懼怕；也有快樂的青年，他們祇是歡樂着，且笑且歌。忙碌的商人，金錢鐺鐺地響着跑了進來；驕傲的聖廟的住持也將他們的手杖放在拉撒路的門前。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去時和來時一樣。一種可怕的陰影落上了他們的靈魂，使那向日的面熟的世界改變了新的形像。

那些爲拉撒路所瞪視了的人，有還想說一說話的，便將他們所受的變化描了出來，大致如下：

“眼所見的，手所觸的，都空虛了，輕而透明了

，似乎是黑暗之中的輕影；這個黑暗便圍罩了全宇宙。太陽，月亮和星辰全都不能驅逐牠，牠祇如母親般地抱住了這全地球，將牠裹在無邊的黑色幕圍之中。

“牠透過了一切的物體，連鐵和石；物體的分子失去了牠們的統一，而孤寂了。甚至於分子之中心牠也透過了，分子之分子也都變得孤寂。

“在這圍繞了宇宙的龐大的空虛，全無可以目見的事物，沒有太陽，月亮和星辰；牠無邊地伸張，穿過了一切，破壞了一切的統一，物體和物體，分子和分子。”

“在空虛中，樹木散佈着牠們的樹根，牠們自己也是空虛的；在空虛中昇起了廟宇，宮殿與房屋——這一切均皆空虛；在空虛之中，人不停地移動着，他空虛而輕浮，好似影子一般。

“再也沒有時間的意識，一切事物的起初與末了全都混成一體了。建築樹立了，人聽見了建築者的鐵鎚，但是在每一刻中人又看見了牠的倒頽，於是空虛

便在廢墟之中。

“人剛才生了下來，頭上早已點燃了葬禮的臘燭了，而於是，臘燭也熄滅了；馬上，空虛便在那人和臘燭的地方。

“爲‘黑暗’與‘空虛的荒涼’圍繞着，‘人’在那‘無窮’的恐怖之前絕望地戰慄。”

那些還有說話的心思的人便能如此說着。可是那些不願意說話，祇默默地死去的人，要說話起來，恐怕比這兒所說的更多哩。

四

那時，在羅馬有一個著名的雕刻家，名叫奧勒留斯。從黏土，大理石和青銅裏面，他創造出了那麼美麗的神和人的形像，這種美麗是被承認爲不朽的。但是他自己却還不會滿意，他說有一種至上的美麗他還不能以大理石和青銅表現出來。“我還不能採得那月亮的光芒，”他說道；“我還捉不住那太陽的閃照。

在我的大理石中還沒靈有魂，在我的美麗的青銅中還沒有生命。”月光的底下，他總是深深地在路上閒遊着，穿過了柏樹的暗影，他的白色的襯衫在月光之下發亮，那時候，遇見了他的人往往總是和悅地笑問他道：“你是在採那那月光麼，奧勒留斯？你怎麼不隨身帶個籃子來呢？”

他，便也會笑了起來，指着他的眼睛說道：“這便是我採集月光和陽光的籃子哩。”

那是實在的。在他的眼中照耀着月亮和太陽。但是他却不能將那種光芒轉移到大理石上去。那兒便是他的全生的最大悲苦。他是古代貴族的後裔，妻兒們都是很好，除開了那件不能得到的事情以外，他甚麼都不缺少了。

當他聽見了關於拉撒路的各種幽黯的流言，他便和他的妻子，朋友們商量，並且決定了要作一次很久的旅行到猶太，去看這奇蹟地由死復活的人。在那些日子他很覺得孤寂，他希望在路上的時候可以將他的

疲勞了的精神恢復轉來。他們所告他的關於拉撒路的事情並不能驚恐他。他對於死，曾經默想得許多了。他不愛死，但他也不喜歡那些要將生死調和的人。這一方面是美麗的生；那一方面是神秘的死，他這麼地籌思着，而且人生最好的命運也莫過於生了——享受生命和生之美麗。他已經懷了一種心思，要去在這種觀點上將真理說服那拉撒路，而且還將他的靈魂也復活了轉來，正如他的肉體復活了一樣。這種工作似乎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為關於拉撒路的消息，雖則是奇異而可害怕，然而却還不是那全部的真實，僅祇是對於某種奇異的事蹟之一種含糊的警戒而已。

黃昏的時候，拉撒路正從一塊石頭上站了起來去追逐那沉墜的夕陽，忽地那富貴的羅馬人，後面跟着一個挾械的奴隸，走上了他的面前，以洪亮的聲音喊着地道：“拉撒路！”

拉撒路看見了一個驕傲而美麗的臉面，那臉面因為名譽而放光彩，白的衣衫和寶貴的珍珠在斜陽之下

發閃。紅色的陽光使那腦袋和臉發出了一種暗色的紫銅的光——這便是拉撒路所看見的。他受命令般地退回他的坐處，疲倦地低下了他的眼。

“真的你是不美了呀，我可憐的拉撒路，”那羅馬人靜靜地說着，弄着他的金鍊。“你甚至於還有些可怕呀，我的可憐的朋友；你不經意地落在那死神的手中，他竟不會懶惰呢。但是你却已如水桶一般地胖了，然而偉大的該撒說過：‘胖子也並不是壞人。’我不明白人們爲甚麼要那麼地害怕你。你可應許我和你過一夜麼？天已晚了，我沒有宿處。”

從來還沒有人請求過拉撒路要和他過夜。

“我沒有牀，”他說。

“可是我却也有些兒戰士風味，我可以坐着睡的，”那羅馬人回答。“我們來點個燈罷。”

“我沒有燈。”

“那麼我們便兩朋友般地在黑暗之中談話罷。我想你或許還有些兒酒的。”

“我沒有酒。”

羅馬人笑了。

“現在我明白了你爲甚麼老是這般幽闇的，這般不愛你的新生。酒都沒有麼？好，不要酒也可以的。你知道，有些話語他們刺激着人的頭腦，也正如法奈尼酒一樣呢。”

他將腦袋搖了一搖，打發奴隸開去，祇他們兩人留在那兒。那雕刻家又說起來了，可是似乎那沉墜的夕陽已經貫入了他的話語中間。牠們殘謝了，灰白了，空虛了，似乎是在酸軟的腳上戰慄着，似乎在滑着，跌着，爲痛楚與失望的酒漿所灌醉了。這兩人中間現出了黑色的空隙——似乎是龐大的空虛和龐大的黑暗之遠遠的暗示。

“我現在是你的客人，你不應當以這樣惡意對待我哩，拉撒路！”羅馬人說道。“卽如你是曾經死去三天的人，然而待客之禮却還是應當一樣的呀。你在墳墓中，我聽說，有三天了。那兒一定是很冷的……

而且從那兒你學來了這種壞的習慣，無燈，無酒。我喜歡一個燈光。這兒這麼快地便黑暗了。你的眉毛和前額是個很有趣的線條；正如廢墟的城堡上面蓋上了一層地震的火灰。但是那衣服怎麼那般奇特，醜怪呢？我曾見過你們這兒的新郎，他們是穿那種衣裳的——那種滑稽的衣裳——那種怪異的衣裳。……你也是一個新郎麼？”

太陽已經沉沒了。一個高大的黑影從西方上來了，好像龐大的赤足在沙上沙沙地響着。寒冷的風又偷偷地在後面起來了。

“在黑暗裏頭你似乎是更長大了哩，拉撒路，似乎你在這幾分鐘中便長胖起來了。或許你竟是靠黑暗養活麼？……可是我却喜愛光明……祇要一點兒光明……祇一點兒光明。這兒的夜晚是冷得可怕呀。……設若不是這般黑暗的話，我定要說你是在瞪視着我，拉撒路呀。是的，似乎你是在瞪着的。你確是在瞪着的。你確是在瞪着我呀！……我感覺得到——現在，

你是在微笑着。”

夜已經來了，沉重的黑暗充滿在空氣中。

“在明天太陽再升起的時候，那是多麼好呀。……你知道我是一個大雕刻家……我的朋友們那麼地稱呼我。我創造，是的，他們說我創造，但是幹那種事情白日的光明却是必要的。我一生雕着冷的大理石。我將那鑄鑄的紫銅在火中溶化，在一個光明的，熱烈的火中。……呵，你爲甚麼以你的手來摸我？”

“來罷，”拉撒路說，“你是我的客人。”他們走進屋裏去。長長的黃昏的影子落在地面上。

奴隸終於不耐煩再等他的主人了，太陽高昇的時候他便走進屋裏去。他看見，正在那似火燒的光綫之下，拉撒路和他的主人緊挨地坐着。他們直直地向上望着，不作一聲。

奴隸哭了，高聲喊道：“主人，你有甚麼不好過，主人！”

同日，奧勒留斯便動身回羅馬去了。整個旅程，

他都是在沉思，而且默然，細心地注意着每一事物，那人們，船隻，和大海，而且似乎是拚命地在回憶甚麼一般。在海中，他們遇見了大的風暴，但是他祇留在那甲板上面，熱心地注視着那起伏的洪波。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家裏的人都被他的神情的可怕改變駭了一驚，可是他祇以這樣的話來安平他們：“我找着了。”

仍然穿着他那在全個旅行所穿了而不會換過的灰塵的衣裳，他開始工作了，大理石錚錚之聲和鐵鎚的響聲互相照應着。他長久地，急切地工作着，不准一個人進他的室中來。最後，在一天早晨，他宣告着作業已完畢了，並且要請他的一切朋友們，藝術的嚴格的評斷家和批判家，都齊集了來。於是他穿起華麗的衣裳，黃金閃耀着，細麻布的紫光也極燦爛。

他的朋友們望了一望，馬上那深深的憂愁之影子便罩在他們的臉上了。那是一種怪樣的東西，全無一點兒常見的格式，然而，也不能說不是一種新的，未

知的形式之提示。在一個瘦弱而捲曲的小枝上，或說，那近似一隻醜態的小枝上，有一種捲曲的，奇怪的，不成模樣的東西內外向着——許多野怪的碎片似乎是無力地要脫離的樣子。而且，奇怪地，在一個粗野斜射線之下，他們又發現了一個雕得非常奇怪的蝴蝶，似乎是在戰動着，無力地想要飛去。

“那奇怪的蝴蝶是甚麼意思呢，奧勒留斯？”一個人胆怯地問着。

“我不知道，”那雕刻家回答。

實話總是要說的，所以一個最愛奧勒留斯的朋友便說道：“那醜得很，我的可憐的朋友。應當打毀了才行。將鎚子給我罷。”於是兩鎚他便將那怪樣的雕刻打碎了，祇留下了那奇異地雕出來的蝴蝶。

自此以後，奧勒留斯便不再創造了。他對於大理石，紫銅，和他自己的有了不朽的美的神聖的創造，都是非常冷漠。他的朋友們，希望再把往日靈感的火焰吹入他的心中，想將他的已死靈魂甦生起來，便

引着他去看別人的美麗的創造，可是他却仍然一樣地冷漠，而且也沒有笑容可以溫暖他那緊閉的嘴唇。直到在他們向他說着美，說了很多，很久，他始懨倦地回答道：

“這一切——一個謊。”

在白天裏，當陽光照着的時候，他便走到他的華富而美麗的花園中，選一塊無陰的地方，把他的赤頭和鈍眼讓那太陽的光耀和如燒的火熱晒着。紅白的蝴蝶四處飛翔着，大理石的水池下面，從那安閒而醉態的神像的捲曲的口裏流出了跳躍的水；但是他仍然不動地坐着，正似在遠遠的地方，在那石頭的沙漠的門前有一個灰白影子在那猛烈的日光之下坐着一動也不動一樣。

五

最後，拉撒路便被那偉大的奧古斯丟召到羅馬去了。

他們以華麗的衣服將他裝扮起來，似乎是命裏注定了要直到他死去，他還是一個未知的新娘的新郎似的。好似一口舊的棺材，已經破了，爛了，然而却仍然一層一層地加上金漆，掛上華美的纓子。穿着華美的衣裳，他們莊嚴地帶領着他，似乎是真和迎親一樣，開路的在前面吹着號筒，爲着皇家的欽差開路。祇是他所經過的道路，便都荒蕪了。他的整個的鄉土都呪咀着這拉撒路，這奇蹟地死裏復甦的人的可厭的名字，人們祇要一聽見了他那可怕的來到，便都避開了。號筒手吹着寂寞的號聲，祇有那沙漠以一種死的回聲來響應。

於是他們將他用那地中海的碧波曾經映照過的最憂愁，最華麗的船隻將他載走。許多人在船上，短短的，彎曲的船頭分開水路，那水聲似乎是在嗚咽一樣。 拉撒路寂寂地坐在船上，讓太陽晒着他的光頭，在寂默之中聽那水浪的撞擊。在離他很遠的地方，水手們和欽差們擠做一團，好似苦惱的鬼影。那時，假使

是遇有風暴向他們猝發，或是狂風吹倒了那紅帆，那船準是要沉沒了，因為船上的人再也沒有一人可有充分的力量與意志去為生命作戰了。有幾個人鼓盡了最大勇氣才走到船邊，急切地凝視着那藍色的，透明的深淵。也許他們幻想到他們看見了一個水中女神從波頭閃了一閃她那粉紅的膀臂，或者一個快樂而沉醉的半人半馬的怪物在旁邊急馳着，用牠的蹄子翻起水浪。但是，海是荒涼而沉默，水的深淵也是如此。

拉撒路在這“永久之城”中到處亂走着，似乎一切的華富，牠的高大屋宇之一切尊嚴，一切優美生活的光輝，美麗和音樂，全都祇是沙漠的風聲之回響，或是火熱的飛沙的影像。車馬急馳地過去；強壯的，美麗的，驕傲的人羣，這永久之城的創造者與享受其中的生活者，走過；歌聲嚷着；流泉笑着；女人的如珠般的笑聲充滿了空氣：醉漢高談着哲理，醒者微笑地靜聽；馬蹄在街道上面震響。四圍都是歡笑的聲音，中間一個胖肥的，重拙的人從大城的中心移動着，

好似一塊無聲的冰冷的土地，他在他的道上散佈着悲哀，憤怒與游疑，和刺心的苦痛。誰人敢在羅馬憂愁呢？那些皺着眉頭的市民憤怒地發問；兩日之後，那快嘴的羅馬人們便都知道拉撒路了，那奇蹟地墳裏活起的人，而且大家都小心地避開他。

也有許多勇敢的人想試一試他們的力量，祇無意識地一召，拉撒路便如命地來了。皇帝終朝忙於國事，所以召見這拜會者便遲了些時，於是拉撒路便在民間遊了七天。

一個快樂的酒徒在他的血紅的唇上微笑着，歡迎着他。“喝點兒酒罷，拉撒路，喝點兒罷！”他喊着，“奧古斯丟見你喝酒不笑的麼！”於是，裸體的，沉醉的女人們便大笑了，在拉撒路的青藍的手上裝飾着玫瑰花葉。但是當那酒徒望入了拉撒路的眼珠——他的快樂永遠消沒了。從此以後，他便永遠醉了。他沒有再喝酒，可是他却是常常醉，再也沒有酒力所給與的快樂神思，却祇被那可怕的沉夢所蒙罩。可怕的

沉夢便成了他的破碎的精神之食物。可怕的沉夢一天到晚使他在怪異的幻像之中，死的本身還沒有牠那兇猛的前鋒的怪像那麼可怕。

拉撒路遇見了一個青年人和他的情人，他們互相戀愛着，而且他們的戀愛也很甜美。驕傲地，堅強地挽着他的愛人，那青年人以和慈的憐恤說道：“看着我們罷，拉撒路，和我們一同快樂呀。還有甚麼較之戀愛還更強麼？”

拉撒路就看着他們。他們的一整生互相繼續戀愛着，但是他們的戀愛却是悲哀而幽暗的，甚至於好似那墳頭的柏樹，以腐臭養活着樹根，在寂寂的黃昏時候想努力以其尖頂接觸青天，然而却再也不能。爲不可以度量的生之力投擲着，彼此擁抱，以眼淚滲和着接吻，以痛苦滲和着快樂，祇能更活現地認清了他們都不過是那靜寂的“空無”之奴隸。永遠結合着，永遠分離着，他們好似星火之一閃，而且好似星火在那無邊的黑暗之中消亡。

拉撒路走向一個驕傲的哲人那兒，那哲人對他說：“你所能告訴我的一切恐怖我都知道了。你還能以其他的甚麼來驚嚇我呢？”

僅僅不一刻以後，那哲人便明瞭了恐怖的知識並不是恐怖，而死的眼光也不是死。他覺得在“無窮”的眼中，智與愚都是一樣的，因為那“無窮”並不認識牠們。有知與無知，真與偽，頂與底，這之間的界限都消亡了，他的無定形的思也祇是掛在空虛之中了。於是，他用手抓住了他的銀白的頭，瘋狂地喊道：“我不能想了！我不能想了！”

如此地，要實證生命，其意義與歡樂的那些事情，全都在拉撒路，那由死裏奇蹟地復生的人的冷酷的瞪視之下破滅了。人民們便開始說，讓他這樣的人去見皇帝，確是危險的事情；最好還是將他殺掉，祕密地埋了，祇撒個謊，說他失蹤便了。劍也磨好了，那些獻身於人民的福利的青年人們也宣告着他們情願去做那凶手，然而正當這時，奧古斯丟却要召見了，而

把這殘忍的計劃推翻。

他們雖然不能除去拉撒路，但是他們覺得他的臉上所現出的那種沉重的印象總應軟和一點兒才行。有了這種意見，結果來，他們便羅致了許多高明的畫家，理髮匠和美術家，他們在拉撒路的頭上整整地忙了一晚。他的鬚髮條理了，弄捲曲了。他的手上和臉上的不調和的和死青色的地方，都用顏色塗過了；他的手上塗了白粉，兩頰也打了紅。那臉上在墳墓裏所生的病的裂紋都填平了，塗上了顏色，又在他的光滑的臉上，以細微的筆美術地畫上了那和善的縐紋和笑容，和快樂的，和悅的歡喜。

拉撒路祇冷漠地任他們幹去，他馬上便變成了一個胖胖的，美麗的老人了，任甚麼人看來也是一個幽靜的，仁愛的無數兒孫的老爹爹。看來，似乎他那講說有趣的故事時的笑容還留在唇間，那幽靜的和愛還藏在他的眼角。祇有那結婚的衣服他們不敢去脫掉；他們也改不掉他那雙眼睛——那黑暗的，可怕的，瞪

視着那不可思議的“那邊”的眼睛。

六

拉撒路全不會爲那皇宮的偉壯所動。他仍然是呆呆地冷漠，似乎他視他那沙漠邊上的廢墟的小屋和這堅實的，美麗的石宮沒有甚麼分別。他腳底堅硬的大理石的地下，也正祇和他那沙漠的飛沙一樣，而且在他的眼中，甚至於那些衣裳華麗而且驕傲的人們，也正和那空中的空虛一樣不實在。他走近他們時，他們都不敢正視他的臉面，恐怕觸住了他眼中的嚴肅的毒光；但是當他的沉重的步聲宣告着他已過去的時候，頭都抬了起來，眼睛也以畏怯的好奇心去細察那又肥又高，微微駝背的老人，當他徐徐地經過了皇宮中心的時候。設若是死亡本身出現了，人們還定然不得那麼樣地害怕；因爲自古以來，祇有死人才知道死，生人祇認識生，這二者之間並無橋樑可通。但是這位奇異的人物却是認識死的，他的這種知識真是神祕而且

應得呪咀了。“他會殺死了我們的偉大而神聖的奧古斯丟了，”人們恐怖地喊叫着，不住地在他的身後呪咀。慢慢地，呆呆地，他從他們身邊過去，一直更深入的宮中。

該撒早已知道誰是拉撒路，而且預備去迎上他了。他是一個勇敢的人；他感覺得他的力量是莫可敵的，這個幸運地碰見了這位“奇怪地死而復生”的人，他不願意依賴於別人的軟弱的幫助。人對人，面對面，他接見這拉撒路了。

“不要將你那目光釘住我，拉撒路，”他命令着。“我聽說你的頭和那米杜沙的頭一樣，會使你所注視的一切人們都變成石頭。但是我却高興仔細地看你一下，在未曾變成石頭以前和你談談話，”他用玩笑的神情說着，掩避着他的實際的疑懼。

走近他的面前，他細細察視那拉撒路的臉面和他的奇異的婚服。雖然他的眼光素是銳利而靈巧的，但他却為這神妙的化裝所欺騙了。

“呵，你的相貌並不可怕，可敬的先生。但是人們真是不好呀，將這樣一個可敬而和善的樣子當作可怕了。現在讓我們談談罷。”

奧古斯丟坐下，一面說着一面看着，開始談話了。
“你進來的時爲甚麼不向我敬禮呢？”

拉撒路冷漠地回答道：“我不知道那是必要的。”

“你是一個基督徒？”

“不是。”

奧古斯丟同意地點了點頭。“那很好。我不喜歡基督徒。他們搖動了生命之樹，阻止牠的結實，更使那芳香的花朵在風中四散。但是你是誰呢？”

拉撒路用了一把兒力，答道：“我是死了的。”

“我已經知道那個了。可是你現在是誰呢？”

拉撒路的回答來得很慢。最後，始才無規矩地，模糊地又說道：“我是死了的。”

“聽罷，客人，”皇帝銳利地說着，將那些早先

在心裏預備好了的話語發表了出來。“我的帝國是生的帝國；我的子民是生的，不是死的子民。你在這兒祇是多餘的。我不知道你是誰，我也不知道你在‘那邊’看見了甚麼來，可是，假使你撒謊，我便討厭你的謊；假使你說實話，我也討厭你的實話。在我的心中我感覺得生之躍動；在我的手中我感覺得權力；而且我的雄心的思想，也好似鷹榜地在空間飛撲。在我身的後面，在我的權柄的保護之下面，在我所創造的法律的影光之下面，人祇生着，勞動着，快樂着。你可聽見了這生之神聖的和諧麼？你可聽見那戰爭的呼號，人們投入了將來的面前，挑戰着牠而奮鬥麼？”

拉撒路尊嚴地伸開了兩臂，莊重地喊道：“祝福你，你偉大而神聖的生呀！”

但是拉撒路又沉默了，皇帝便更嚴厲地繼續說道：“這兒用不着你。可憐的殘餘者，你一半被死吞食了，你祇將人間充滿愁苦，使他們厭惡生活。好似田間的幼蟲一樣，你食盡了快樂的成熟的種子，而祇流

出那絕望與憂愁的滯泥。你的真理好似一個夜行刺客手中的鏽劍，我要對你和對刺客一般，定你死罪了。但是起初我還須望一望你那眼睛。只有懦夫或許還害怕牠們，而勇敢人則是鼓勇爭鬥，而且戰勝的。那麼你便不會祇以死爲一個賞賜了。看我，拉撒路。”

起初，那神聖的奧古斯丟看着那種瞪視，正似好朋友在看着他一樣，那拉撒路的瞪視是那麼地柔和，誘惑，那麼地溫軟，動人。牠所應許的不是恐怖却祇是幽靜的安息，在那兒的‘無窮’正如溫柔的情婦，慈愛的姊妹和媽媽。牠那溫柔的擁抱更强更烈，真的，直到他覺到有一種急於親吻的唇兒的氣息。……於是突然似乎鐵骨衝入，猛猛地攫住，一條鐵的帶子將他縛住了：冰冷的釘子刺到他的心，慢慢地，慢慢地刺到心底。

“牠使我發痛了，”那神聖的奧古斯丟說着，臉色灰白；“但是，看我，拉撒路，看我。”

厚重的大門，將永久鎖閉了，慢慢地開來，從那

漸大的門縫中，冷冷地，靜靜地，有那“無窮的嚴肅”之恐怖侵入。“無邊的空虛”和“無邊的幽闇”好似兩道黑影走了進來，熄滅了太陽，動移了脚下的土地，和頭上的天蓋。他的如冰的心之痛苦停止了。

“看我，看我，拉撒路！”奧古斯丟命令着，顫顫地。……

時間停止了，事物的起始也和終結危殆地走到了一處。新建的奧古斯丟的寶座，碎成片片了，空虛代替了寶座和奧古斯丟。羅馬無聲地成爲了廢墟。一個新的大城昇起了，以相代替，而這新的大城也被空虛抹去了。好似虛幻的巨人一般，城土，王國和國家，馬上都在空虛之中倒頽了，消亡了——在那“無窮”的黑肚之中被吞食了。……

“停止，”皇帝命令着。他的聲音中間已經有了冷漠的重響。他的手臂無力地舉起，他的鷹般的眼目閃着光，但又昏暗了，和這壓迫着的黑暗奮鬥。

“你殺死我了，拉撒路，”他呆呆地說。

這句絕望的話語救援了他。他想到了他的子民，他們的盾牌注定地是他，一種銳利的，援救的痛苦便刺入了他的呆木的心中。他想着他們定會滅亡了，他心中滿了痛楚。起初，他們便好似那“無窮”的幽暗之中的光明的影子。——多可怕呀！於是他們便出現得好似那易碎的器皿，中間盛着生命鼓動的血液，知道憂愁與歡樂的心。——他慈愛地想到他們了。

那麼地想着，體驗着，一刻傾斜到生的方面，一會兒又向死的方面，於是他慢慢地回復生命了，想在生命的苦痛與歡樂之中躲脫這個“無窮”的空虛與恐懼。

“不是的，你沒有殺死我，拉撒路，”他堅決地說道。“但是我要殺死你了。去罷！”

黃昏到了，神聖的奧古斯丟以極大的快樂進食飲酒。但是也有的時候他的伸起的手舉上了便不知垂下，仍然是在空中，他的有光的，急切的眼光，有時也暗淡一回。似乎是冰冷的恐怖之波浪在他的腳下滾着

。他是敗北了，然而却没有被殺，他祇冷靜地等待着他的定數，好似一個黑影。他在夜晚裏不住地爲恐怖所侵襲，然而光明的白日一來，他却仍是享受着他的生命之快樂與憂煩。

次日，奉了皇帝的命令，他們用火棍將拉撒路的眼睛燒了去，送他回家。甚至於是奧古斯丟也不敢殺死他呀！

拉撒路回到沙漠，沙漠以息索的寒風和如火的陽光來歡迎他。他仍然是坐在那石頭上，將整齊的鬚鬢向上揚起；那從前的眼睛的兩個黑洞，望着天空，呆木地，恐怖地。遠遠的地方，“聖城”裏忙碌地擠擁着，喧嚷着，但是在他的近處一切却祇是荒涼而靜寂。在那拉撒路，奇蹟地由死復生的人晚年所住的地方，從沒有一個人來到，因爲他的鄰舍們老早已經搬走一空了。他的可呪咀的知識，被火棍由眼中驅到腦中的深處，在那兒埋伏着；似乎在這裡埋伏，牠可以用千

萬不能看見的眼睛向人們望去的。沒有一個人敢望那拉撒路。

在黃昏中，當那太陽，腫成朱紅色，漸漸大起來，向西沉墜，無目的拉撒路便慢慢地摸索着追上去。在石頭上絆倒，他便跌下了；肥胖而軟弱的身體，沉重地爬了起來，他又向前走；在那紅色的紅幕之下，他那黑暗的影子和伸出的手腕，使他活像一隻十字架。

有一次他出去了，永沒有回來。這麼樣地便終結了拉撒路的第二次的生命，他曾在死的神祕的國土之中過了三日而又奇蹟地死裏復生。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譯。

秋 夜

高爾基

在一個秋夜裏，我想不到淪落於一種極不快而不方便的情形之中了。我所剛抵的那城，在那兒我一個鬼也不認識，我發覺了我口袋中一個小錢也沒有，而且，也沒有一個寓所過夜。

起初的幾日，我把我的所有的各部衣飾都售賣完了，沒有牠們，我也還是可以在外面跑動的。賣完以後，我便經過了城中，來到汽船碼頭的‘Yste’區了——這地方，在通航季的時候，是有喧嚷的，勞動的生活在那兒鼓動着的，但是現在却已經寂沉而荒涼了，因為這是已是十月的末尾。

在潮濕的沙土中拖曳着我的兩足，固執地考察着要發現一點兒食物，我獨自在那荒涼的建築與倉房之

中徘徊，而且想到，設若是可以尋得了一頓飽餐，那是如何好的事情呵。

在我們底文化的現狀之中，心靈的飢餓之滿足是要比肉體的飢饑之滿足快得多的。你在街道之上盪游着，你的四圍，都是從外表看來並不難看的建築，而且——你也可以保險地說——內面的設置也並不很壞的，見到了這些，便可以在你的心中挑起一些關於建築，衛生，以及其他許多的智慧而誇妄的題目之刺激底意見。你可以闖見了清潔地而溫暖地裝束着的人們——都是很文雅的，他們很老練地從你那方轉了過去，不情願傷情地注意出你的生活的悲慟之事實。好呵，好呵，一個飢餓者的心靈，是要較之一個飽者的心靈，滋養得好而且健康得多的；而從這兒，你便可以在這個形勢之中，得到了一個巧妙的結論而同情於那些不得飽的人們了。

夜已經到來，雨在落着，風也從北方猛烈地吹來。北風在那空洞的茅屋與貨店之中鳴嘯着，吹入了那

酒館底塵垢的窗沿裏面，拭拂着那河流的泡沫與波浪。水聲在沙岸之上擊拍着作響，投擲着牠們的白色的浪紋，一波與一波競賽着直到那黑暗的遠處，而且強暴地一個從一個的肩頭之上躍過。河流也似乎覺得冬天的降臨了，無目的地從那夜中北風所遺棄下來的冰之腳鐐之中流過。天空陰慘而且黑暗：從上面橫掃着的不斷地濛濛之雨絲。我的周圍的自然的抑鬱之哀歌，也因為兩株被急擊着的而且悽慘的楊樹，與一隻底子朝天，繫在樹根之下的破船，而更發歌唱得高揚起來了。

傾覆着的小艇，牠的被攻打着的船身，可憐的老樹為冷風所掠取着——我四周所有的一切都破產了，荒蕪了，死寂了，而且天空也流着不乾的眼淚……四圍的的一切荒蕪而暗淡……似乎一切都已死去了，祇留下我一個人在這個人中生活着，而我，也是有一個冷寂的死等待着的。

我那時是十八歲——正是好的年頭兒呢！

我沿着寒冷的濕沙走着，走着，使我的戰慄着的牙齒震唱着以尊榮彼寒冷與飢餓。忽然間，當我在一隻空箱的後面細心地尋找些兒食物的時候，我發覺了在那兒有一個女人的背影蹲在地上，衣服全都濕透了，緊貼在她的彎曲的肩頭。我停在她的面前，要去看見她在那兒作甚麼。她似乎是以兩手在沙土上掘着一條溝——在一個箱子底下掘着。

‘你做那個幹甚麼？’我問道，也蹲下腳來，與她非常相近。

她微微地發出了一點兒驚異的呼聲，便馬上爬起來了。當她站立着，以滿了恐怖，開張而灰白的眼睛注視着我的時候，我看出了她正是與我年齡相若的一個女孩，面貌極其可愛的，祇可惜上面却飾着三條很大的青痕。雖然這些青痕的地位是分配得極其平均，一次一條，而且大小也相等——兩條是在眼下，稍大的一條是在鼻樑上頭的前額，然而，雖然如此，這些青痕終於是把她的面容損壞了。這種配合、當然

是一個慣善於損壞人相的藝術家之工作呵。

那女子眼望着我，眼中的恐怖漸漸地消去。……她把沙從她的手上擺掉，整整她的棉製的頭飾，又蹲下去了，說道：

‘我想你也是想得一點東西喫麼？那麼，便掘起來罷！我的手已經倦了。在那兒’——她把她的頭向貨攤那方點去——‘有些兒麵包……而且還有臘腸！……那小攤子仍然是在做着生意呢。’

我開始掘了。她，歇了一會兒而且望了我一會兒以後，便坐向我的身旁而開始來幫助我。

我們寂寂地工作着。我現在渾記不起我在那一刻兒曾否想到甚麼刑事律，道德問題，產業權以及其他種種事情，但是照許多有經驗的人們說來，這些都是在每個人的生活中無論何時所都應想到的。爲求逼近於實際起見，我必須宣告，顯明地，我那時祇專心於發掘着那個箱子，我完全忘却了其餘的一切，除開了一件事情以外，那便是：到底在那箱子之中有些甚麼

呢？

夜更臨近了。銀灰，發霉而寒冷的霧變得更稠密更稠密地把我們圍罩了。浪，以一種比以前更空洞的聲音咆哮着，雨也更高聲而更頻頻地滴落着到那箱子的板上。在遠遠的地方，守夜的人們開始射出了他們的尖利的聲響。

‘有底子麼？’我的助手溫柔地問着。我不明瞭她所說的意思，我保持着沉默。

‘我說，箱子有底子沒有？設若有的話，我們便會弄牠不開了。我們現在在這兒掘着溝，到了後來，我們除了得見一些硬的板子以外，甚麼也不會得見了。我們怎麼把內中的東西取出呢？最好是把那鎖打碎了罷；那是一把很不堅固的鎖。’

聰明的意見很少來拜訪女人底頭腦的，但是，你看呀，牠們有時竟也來了。我時常是尊貴着這些聰明的意見的，而且總是以一切可能的機會來應用牠們。

。

找到了鎖，我便拖住了牠，把全部都扭了下來了。我的同謀者馬上便蹲了下來，如蛇一樣地鑽進了那四角箱蓋的裂口，她以一種輕微的口氣，讚許地向我呼道：

‘你真是個好人兒呀！’

在今日，從一個女人得來的一點一點兒稱讚，較之一個男人的千萬歌頌，於我更為寶貴，雖然這個男人是比古今全體大演說家還更為動人些。然而，在那時，我還不及現在這般地貪愛呢，我對於我的同伴的好意一點兒也不注意，祇簡略地而急切地問她道：

‘可有些兒東西麼？’

以一種單調的聲調，她開始數着我們的發現。

‘一籃瓶子——幾塊厚皮子——一幅遮陽——一隻鐵桶。’

這些都是不可以喫的東西。我感覺得我的希望已經消亡了。……但是，忽然她輕快地呼叫道：

‘呵哈！得了！’

‘甚麼？’

‘麵包……一條……祇不過濕了……拿去罷！’

一條麵包便飛向我的腳前來了，接着，我的勇敢的同伴也跑出來了。我已經咬一口，塞在口中，而且還正在嚼着哩。……

‘來罷，也給我一些兒呀！……而且，我們也決不可停在這兒……我們走向哪兒去呢？’她以一種考詢的態度向四圍觀看着。……天是黑暗的，陰雨，而且喧噪。

‘看呀！在那前面有一隻覆底的船隻……我們便到那兒去罷。’

‘到那兒去罷！’我們開始走動了，一路走着一路撕碎我們的掠得物，而且口中也塞得很多。……雨下得更猛，河流咆哮；在那遠的地方鳴響着一種嘶長的譏諷之呼嘯！似乎是一位任何也不畏懼的有力者，要叫倒這地上的一切制度，與那粗野得可怕的秋風，與我們，這秋風之主人。雖然我仍是一路貪貪地喫着

東西而來，然而這呼嘯已經使我的心兒痛苦地跳躍了，那女孩兒，在我的左手走着的，也是一路喫着。

‘他們怎樣稱呼你？’我問她——因為我不知道。

‘娜達霞，’她簡截地答着，嚼聲很高。

我注視着她。我的心在我的裏衷發痛；我凝視着我前面的濃霧，那霧於我，好似我命運的仇視之顏色，正在望着我曖昧地而且冷酷地含笑。

雨點不斷地打着小船的木板，牠那柔軟的淅瀝的聲息引起了無限的憂思，風號叫着，從那破口中吹入了那小船的被急擊着的底子之中，幾塊散木片在那兒沙沙地響作一團——一種不靜而迫促的聲音。河裏的波浪在岸邊拍擊着作響，聲音如其單調而絕望，正如牠們是在訴說着一些不可耐的黯淡而悲愁的事情一樣，使牠們感覺得煩惱，有些時候想要逃開，然而却又不能不訴說着這同樣的事情。雨的聲音與浪的拍響混合在一處，一種深長的嘆息似乎是在這覆舟之中浮

動着——那被光明而溫暖的夏日與寒霧而昏暗的秋天之永恆的交替所損傷了而勞乏了的無終而苦澀之土地的嘆息。風在荒涼的岸邊與浮沫之河流的上頭不斷地吹着——吹着而且唱着牠的沉鬱之歌曲。

我們在這破舟的避亂所之下的情形，是一點舒服也沒有的；這地方狹小而潮濕，雨的小點從破底之下滴滴地降下來；狂暴的風也穿插了進來，我們寂寂地坐着，在寒冷之中抖擻。我記起我要睡覺了。娜達霞斜依着小船的側身，蜷伏起來如像一個小球。她以她的兩手擁抱着她的膝頭，把下頷安置在上面，用兩隻張開的眼兒死死地凝望着那河流；在她的蒼白的面幕之上，兩眼因為那下面的青痕而顯得特別地大了。她從不動彈，這種靜止與沉寂——這是我所感覺得的——漸漸地在我的心中造出了一種對於我的同伴的恐懼。我想給她講話，但是我不知道怎樣開始。

還是她自己先說了起來。

‘生命是多麼可呪咀的事呀！’她撲直地，無惡

意地，以一種深深確信的聲口嘆息。

但是這却一點也不是訴苦。這話語裏頭，那種不關心的神情便決不是訴苦了。這個天真的人兒依照着她自己的理解思想着——她思想着而且進一步地想形成一種結論出來，所以她便將她的結論高聲地說出，但是這個言論我可也不敢反對呀，怕的是我會和自己衝突起來。所以我便沉默着，她似乎沒曾注意我，祇仍然坐在那兒不動。

‘我們就怨恨……又怎樣呢……’娜達霞又開始了，這一次却是靜寂地，回憶地，在她的話裏頭也仍然沒有一種訴苦的音調。顯然地，這個人兒，一路回憶着她的生涯，她是說的她自己的事，而且已經得到一個堅信，爲要保她自己於生命之擲揄，她是祇能‘怨恨’的——用她自己的說法。

這種思想之清楚，於我是不可言說地悲哀而苦痛，而且我感覺得，設若我仍然再持一會兒沉默，我便真地不得不哭了。……在一個女人面前哭了起來是

非常可羞的事，尤其是她自己還沒有哭。我決定要向
她說話了。

‘是誰人打了你的？’我問道。在那時候我再也
想不出甚麼更有意思，更精彩的話來。

‘都是巴西加幹的。’她以一種呆木而平板的語
氣回答。

‘他是誰？’

‘我的愛人。……他是一個餅師。’

‘他時常打你麼？’

‘他一醉了便打我。……時常的！’

忽然地，她便轉向我，開始談着她自己的事情，
談着巴西加與他們相互的關係。他是一個餅師，紅鬍
子，琵琶玩得很好。她一遇見了他便很喜歡他，因為
他是一個可愛的小漢子，而且穿着美麗的清潔衣裳。
他有一件價值十五盧布的外衣並且有美麗的鞋子。因
為這些緣故她便愛上了他了，而他便成為了她的‘債
權者’。當他成為了她的債權者以後，他便執行着他

的權利把她的其他友人所給與她買雜食喫的錢也都拿去了，把這錢拿去喫醉了以後，他便要來打她了；但是設若他不再開始在她的眼前去‘追逐着’別的女人，却也算不得怎麼一回事兒。

‘如此，這不便是一宗侮辱麼？我也並不比其他的女人壞哩。當然，那便是說，那沒良心的，他還恥笑我。前日我向我的主婦請假出外一會兒，到他那兒去，在那兒我便看見狄卡坐在他的身旁飲酒。他，也是狂飲。我說道，“你狡猾的東西。你！”他給我全身毆打遍了，他用腳踢我，拖着我的頭髮。但是這還不算甚麼，後來他更凶了。他把我身上所穿的扯拉碎了，祇把我弄成現在這個樣兒！我怎麼去見我的主婦呢？他把我的一切都扯碎了……我的衣服和我的短衫——用五個盧布買來的一件新的……把我的頭巾從腦袋上面扯了下來……呵，天呀！我現在將要怎麼樣了呵？’她突然地啼哭了，聲音非常地苦痛。

風吼嘯着，變得更冷而更強暴。……我的牙齒又

開始上下跳躍，她，擠了攏來以阻防寒氣，儘力向我緊逼來，所以我便可以從黑暗之中看見了她的眼睛之晶亮。

‘你們男人們是多麼地卑劣的東西呵！我真可以把你們放在爐火之中燒死；把你們砍成萬萬片。設若你們中間有死去了的，我真可以吐口水到他的口中，一點兒也不憐恤。卑鄙的臭鼠們阿！你們引誘，引誘着，擺着你們的尾巴如同諂媚的狗子一樣，但是當我們這般愚笨的人把我們委身於你們之後，一切便都消亡了！馬上你們便把我們踐踏在脚下。……該受苦難的遊蕩者喲！’

她多方地咒罵着我們，但是我從她這呪罵所聽到的，完全不感覺得勇氣，怨恨，以及對於這些‘該受苦難的遊蕩者’的憎惡。她說話的語氣完全與她所說的事情不相稱，她說得十分平和，她的聲氣的音調也是可怕地微弱。

但是這一切所給與我的印象，比我所讀過了的，

以至今日還仍然讀着的許多最動人而最可信服的厭世書籍與演講所給與我的印象，還要強烈些。而這個，你看，也便是其所以一個將死的人的痛苦是要比那最細密而最動人的死之描寫要更自然而強烈的緣故。

我真正地感覺得卑劣了——不是由於我同伴的言語而是由於這寒冷。我輕輕地呻吟着，挫動着我的牙齒。

幾乎正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有兩隻手腕擁抱住了我——一隻觸着我的頸子，另外的一隻放在我的臉上——同時，一種熱情，溫和而友誼的聲氣發出了問話：

‘甚麼不好過嗎？’

我真預想去相信這是其他的一個人正在問着我，而不是娜達霞，她剛才還宣示過一切的男人都是狡猾的東西而希望他們滅絕的。但是那的確是她，現在她開始迅速地而急促地說道：

‘你有甚麼不好過麼，唉？你冷麼——凍得僵了

麼？呀，你是怎麼樣的人兒呀，在那兒坐着沉寢得如像一隻小貓頭鷹兒。爲甚麼，你既然覺得冷，便應當早早告訴我呀。來……躺在地下……四肢伸開着，我可以在你那兒……躺下！怎麼樣？把你的手擁抱着我罷！……緊些兒……怎麼樣？你一會兒便可以暖和了。……以後我們便可以背對背睡了。……夜晚祇在一會兒便可以過去的，看罷，一定的。喂，我說……你也是飲了酒的嗎？……轉過來罷，唉？……這是不防事的。

她便安慰着我。……她鼓勇着我。

我是如何地應當再三受呪咀呵——現在，這個事實上我是處於如何的一個諷刺的世界呵！祇一猜想罷！我在這兒正在這一個瞬間嚴肅地關懷着人類之命運，想着社會制度之改組，政治之革命，讀着各種無限智慧的書籍，其奧祕的高深，照牠們的作者想來，當然是深不可及了——在此時，我說，我還正盡我的一切能力以使我成爲‘一個有力的社會力量，’甚至於

，在我想來，我已經部份地成就了我的目的了；無論如何，在此時，我對於我自己的觀念，我甚至於已經承認了我有一種生存的獨有權，我有值得生活我的生命之必要的偉大，而且還充分地能夠在其中演一個歷史上的主要脚色。而一個女人現在是正以她的身體溫暖着我，一個破碎的，受傷的，被追逐的東西，在生命上全無地位與價值，而且我也從不曾想到去幫助的，直到她自己來幫助我，而且對她，我真的是不知道以什麼方法去援助，即使這個意念可以在我的心中發生着。

呵！我真是預備把一切都想作是在夢中遇着——在一個不調和而強暴的夢中。

但是，唉！我已不能夠想這些了，冷的雨點正滴在我的身上，那女人緊緊地抱着我，她的溫暖的氣息在我的臉上扇動着——雖然有一些兒麥酒的氣味——我却覺得很好。風吼嘯着而且忿怒，雨點打着船艇，浪濤拍擊着，我們倆，震動地互相擁抱着，然而却寒

冷而戰慄。這一切都太實在了。我相信再也沒有一個人曾經有過這種實際似的強暴而恐怖之惡夢。

但是娜達霞無時都在談着一些事情，談得仁愛地而且同情地，祇有女人才能談出。在她的聲音與她的仁愛的話語的影響之下，一點點兒熱火開始在我心中燃起了，而因之我的心中的一部份也在溶化。

於是眼淚便如落雹的風雨似的從我的眼中奔放出來了，把我心中從那晚以前所釘上了的一切邪念，愚蠢，悲哀與汗濁盡都洗去了。娜達霞安慰着我。

‘來，來，可以了，小人兒！不用再哭罷！可以了！上帝重新給你以機會……你可以抬起頭來而超昇你固有的位置的……一切都會好的呢。……’

她不斷地接吻着我……她接我許多吻……熱烈的接吻……這些都不是爲着了甚麼的。……

這些便是我從女人所得來的第一次接吻，而且也都是最好的接吻，因爲以後的許多接吻，都使我費去了可怕的重價，而且的確地，在報償方面却是一點甚

麼也沒有收回的。

‘冰罷，不要再哭了，可笑的人兒！明日若你找不着地方，我可以爲你設法子的。’她的幽靜的勸誘的私語在我的耳中鳴響着，如同從夢裏來的一樣。……

我們在那兒睡着一直到天明。……

黎明來了的時候，我們從小艘的後面爬起來走到城中去。……於是我們彼此親愛地告別了，再也不曾遇着，雖然有半年的時光我不斷地在無論怎麼地方，每個洞中，每個角落，尋找着如我上述的那與我同度秋夜的仁愛的娜達霞，但我却始終未曾見到。

她是死了吧——真是如此也便好了呵——願她在平安之中休息！設若她仍然活着……我仍然說‘願她的靈魂平安！’願她那墮落之自覺永不進入她的心靈之中去……因爲，設若生命仍然是要生活的，那個便是一種剩餘而無結果之苦惱呵！

一九二八年五月譯。

後 記

從行囊裏面檢出了一些散亂的原稿，把自己所最喜歡的幾篇提了出來，合成這一集。

這個民族底文學在中國是沒有間斷地被人愛着的。雖然因為從新的環境之中所寫出來的新的作品或許會要將那些舊的掩蔽了去，而且要使那些舊的被人忘却於一時，不過，對於那些舊的，我仍然不能忘記我對於牠們的愛好。

雖然所有的都是一些“陰影”罷，然而，比較那“蔚藍的城”，我是更愛着這些陰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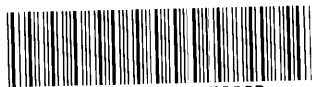
因為譯文反正不是由原來的文字譯出的，和原文到底相差多遠自己也弄不清白，所以在這一次付印之

前，除了將第一次印在報紙或雜誌上頭的時候出現的讀不下去的句子，改得使其讀得下去以外，其餘的都保存了原來的形式，雖然自己知道和所根據的英譯本或有不少的不相符合的地方。

一九三一年，四月，記於上海●

1873/11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5686B

柳亞子藏書

No. 524

237739